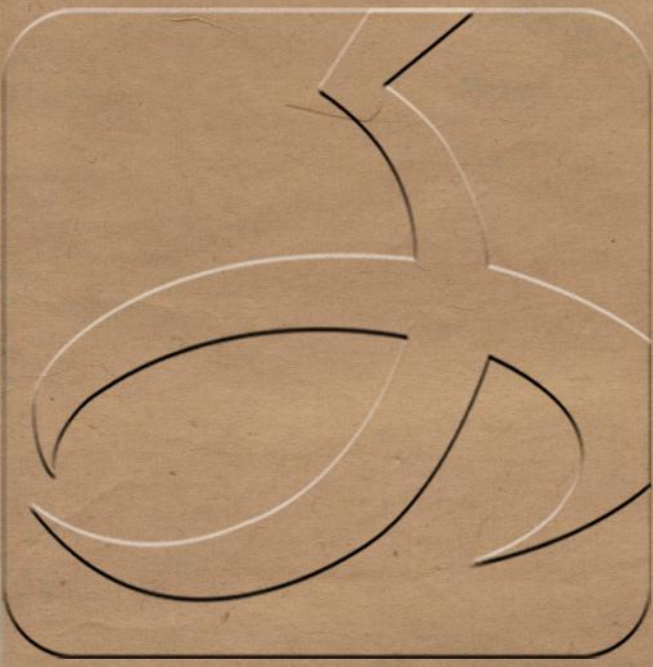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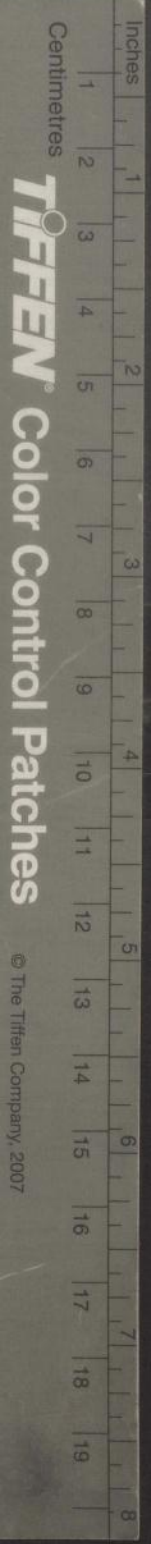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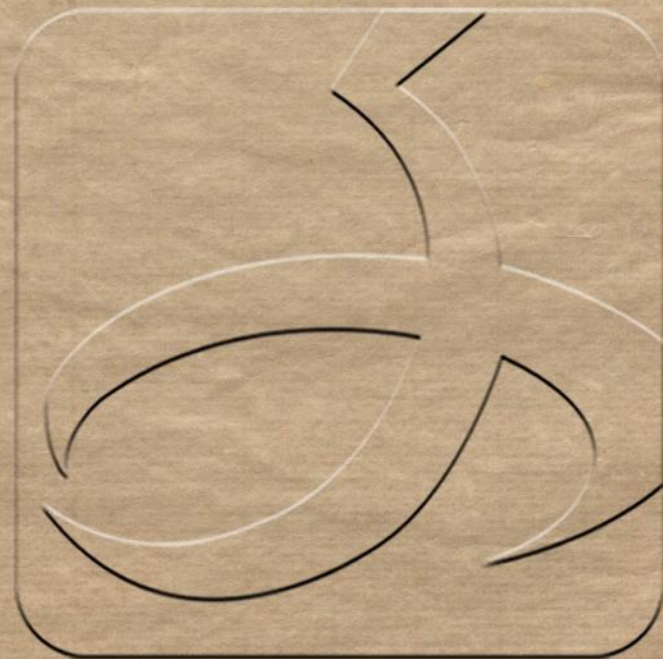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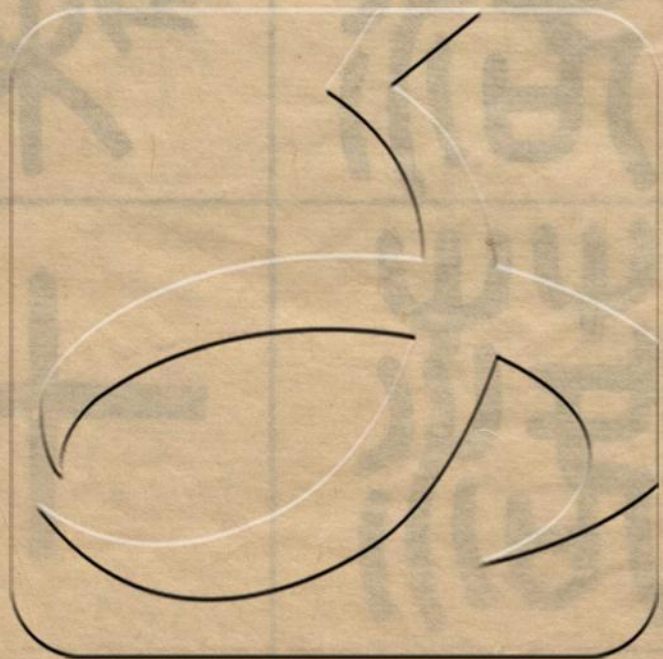
落落齋遺集



97.45/
5339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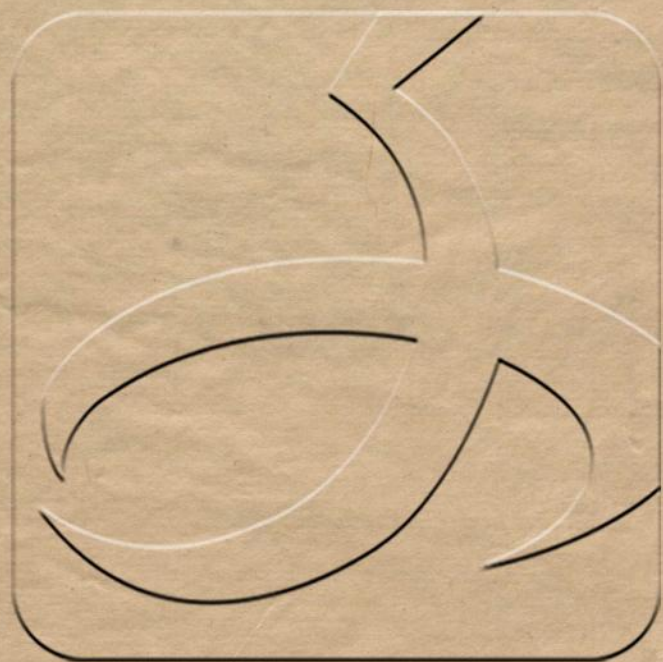
46





鑿	齋
十	齋
齋	齋

4205454



光緒丙子昌老誰盛
氏甲卯崇禎甲昌
本壘影

李侍御仲達先生疏稿敘

愆皇帝之初年遺直盈廷入班行者如見宗廟法物不覺肅然起
敬就正往事又如崑崙發脈源委分明人各有良司南在前誰不
望之爲趨乎同聲相應便多和者氣類益廣于是宵壬側目驚伏
聚謀磨牙思逞及夫腐毒大發先剗刃于君宗而吾郡尤罹其害
向之和者早已掃門入幕爭獻首功而同聲者竄廢驚魂闔門待
命苟存殘喘亦云幸矣余嘗愧無以對吾友仲達而嗣君既長乃
以疏稿索序夫仲達之忠今上業鑒之矣仲達立身之端潔立朝
之風采舉世共仰之矣余又何言然余獨知仲達之孝其忠所由
成又不容已于言也仲達以弱冠擢高魁聲華動京國而邸舍蕭
然交遊落莫惟依依作孺子慕及司理南康潘輿迎養吏事清肅
公庭多暇借匡廬山色朝夕承懽歸田以來欣愛日之方長快雁
行之聯被低回子舍業忘其身爲逐臣無何黨錮禍作仲達嗣膺
固而三束身就逮自知必死他無所念獨念親恩未報仲達之孝

如此則其爲言官時宜乎審時度勢不輕犯凶逆之鋒以憂其親而乃奮臂不顧內外三愍擊之不遺力以速其噬此曷故哉曰此固庭訓使之也仲達之自述不云乎家侍御好讀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掀髯擊節小子髮甫燥見所爲論相嵩十罪直言天下第一事斥江陵奪情諸章丹鉛滿楮上提耳教之曰好男子當如是仲達旣爲言官職視臺草當甲乙之際時事之可憂可憤較分宜江陵何啻什百太翁之衝冠裂背不知其幾仲達職旣當言性復敢言而思所以康太公之寢食又必須讜言則伸眉論列如捐軀赴敵豈再計哉先哲有言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余徵之仲達尤信聖天子褒忠以酬孝進封所生如其官曠典也名雖未易而史局擬在名臣之列者業有定評豈當時欲爲統均惜體姑有待而待之倏忽且十年何耶夫首擊僭逆者忠烈繼之者仲達也首擊貪逆者忠憲代草者又仲達也若夫有一人焉當清明之時執澄汰之柄以好惡之拂逞淆亂之私初怵嚴威名討逆而寔

庇奸一經虜倣輒借題而謀翻案流毒至今尚未有底而仲達袖中彈文獨發于數年之前吾知應山梁谿兩先生亦必以獻可先見讓仲達以易名之先愧仲達矣今太翁春秋及稀鬢鑠神王福祿未艾余嘗從游聆塵論上下今古動申窾綮不但忠憤勃發也余退而私歎曰仲達之用未竟人皆惜之太翁之用未試人孰知之至長公伯發舊與仲達齊名亦復偃蹇其蘊積益深且厚矣今遺孤挺立蘭玉滿堂皆能世其家學異日奉太翁之教施于所事令人目冠蓋里曰忠孝里豈不休哉是仲達自有所以慰老親者寧待予也余後死之身再遭譴謫自念與世已矣惟無所建明有負知己爲恨聊以肝膈質之象賢使因尊人之孝并推本太翁之忠則所以光大先業者日可俟也義興年友蔣允儀具草

西臺小疏自敘

家侍御好讀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掀髯擊節昇髮甫燥見所爲論相嵩十罪直言天下第一事斥江陵奪情諸章丹鉛滿

楮上提耳而教之曰好男子當如是及昇司理五年忝入西臺則
執筆授記曰勿欺君昇怍怍懼稍思張膽伸眉補塞萬一而語觸
要人謀予杖賴聖明寬大徐之乃謝病歸嗚呼默默以歸何以對
君父哉刻疏十五附本科代草大書以志吾愧歸田子應昇識

士君子有真經濟而後有真文章顧經濟每從治心砥行出之蓋
人心甚危一錯于歧浸淫不覺所行所者眇有不畔于道者余嘗
以此程世十不失一讀落落齋遺集益信焉落落齋者故御史贈
問卿仲達李公所讀書處也仲達乙卯與余同舉于鄉時仲達甫
弱冠耳朝華鮮異根柢邃深識者爭公輔期之而仲達退然不勝
衣如窶人子先余成進士筮仕江之南康拊羸鋤梗明允卓然一
時傳名司李奏最選入西臺秉正嫉邪弗骫于憲一時傳名御史
仲達初未多口談天下事職李盡李職臺盡臺南山之判不可搖
雒陽之疏爲紙貴豈偶緣飾哉蓋存諸心見諸行一遊于其道也
熹宗乙丙之間昏椽宵人露齷忤爪互相煽虐幾乎三綱淪而
兩曜蝕仲達憂之不避斧鑕彈逆卒及于難其貽太公書云做言
官怕不得生死又云卽一言罹禍勝于做大官其視今聰明能文
之士駢相稽首賊庭何可不聞此忠憤激烈語哉越四年先皇帝
臨御會朝清明毅慙首殲媚附咸罪錄忠旌直贈仲達太僕卿廕

一子入監封太公如其官又若干年聖主中興闡幽特重禮臣以
易名上請賜謚曰忠毅然則彼蒼者天豈夢夢乎何世人昧于有
定而多舛于靡定也子依孝臣依忠有物有則賤相易矣仲達遺
集具在章奏半之序牘聲詩參半之豈詹詹立言躡買董之塵追
歐蘇之武而掇拾陶庾優孟開元大曆哉節磊于中文榮于外抗
慨發舒建言則斯國是定羣募贈寄則敦彞倫明學術暢天機而
流性蘊言其所行行其所言循是而動不違其則治心砥行出之
者也厥嗣遜之編錄成而問序于余余非知文者知仲達近于道
而不得已于言耳讀是集者慎無狃于文章觀庶于世道人心有
賴焉是爲序崇禎甲申孟冬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
書侍郎奉勅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侍經
筵官年春弟張有譽撰

天啟乙丙間至尊恭己羣陰牙孽曹節王聖之徒盤互糅錯冤殺
忠智之臣二十餘人皇天震怒光嶽閔靈英傑已不復更生浸淫至
于崇禎之年疆場日蹙盜賊日橫而國遂以亡於戲漢不亡于獻
帝而追憾桓靈宋不亡于靖康而切齒允豐紹聖察古鏡今如握
契算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此志士
之仰天椎胷泣盡而繼之血者也江陰李忠毅仲達先生二十餘
人之一也年最少起家西江司理力振絕學在白鹿洞五年拜御
史直節忠鯁功在社稷時豺狼當道輒揮金戈與高忠憲楊忠烈
諸公爲犄角之役一擊不中遂罹菹醢先生死事之年吉方在里
塾人自京師來者傳先生絕命詞有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
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之句憤搯填胸幾欲
遂焚筆硯中歲宦學流寓強半在吳獲與先生之元胤膚公傾蓋
定交因盡讀先生之遺稿年譜英氣烈魄照耀卷冊忠孝之血隨
地湧瀉睢陽聞笛之篇少保北伐之詠化碧流丹千年一轍卽今
先生之靈或已上列星辰下位嶽瀆否則再生人間爲據鼎扶冊
之佐而其皦然之光浩然之氣洋溢迂怪使後人肝脾崩裂神志

勃張嗚呼孰爲之哉日者宗國淪亡哲人萎盡死者奴者繼先生
之志卓卓有人淺夫駢識謂文章盛節義衰節義盛功業衰且曰
諸公先名實而後君父坐使赤縣神州一旦榛蕪以向日之罪晉
宋諸人者爲諸公詬厲斯言大妄人未有不能辦一死而可成一
事者文章者氣節之榮衛也節義者功業之元氣也元氣在國一
喪于遜國再喪于二正之季至天啟七年間淪澌絕矣向者有臣
而殺之不殺不止已乃無臣而強用之用之輒償償之復用造化
之不仁歟讀先生之集用是益悲矣楚後學萬曰吉吉雲甫頓首
拜撰

瑚年十二三則愛讀李忠毅公之舉業已而聞公立朝抗章論魏
奄死詔獄見德州道中誠子書君臣父子之間纏緜篤摯每爲之
廢卷太息公死二十年而國變又二十年而公之子遜之捧其遺
稿踴門而屬序于瑚瑚于是焚香正襟莊誦數四因其書以想見
其人而益知公之不可及也古之忠臣義士直言敢諫仗節死義

載于傳記者多矣先民有言忼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等死耳其
有難易之辨者何也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則塞
于天地之間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夫氣動物也
而善養者則主乎靜武侯曰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澹泊無以明
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能靜而后能動潛龍而勿用必其見而躍者
也鳥三年不飛不鳴必其驚人而沖天者也公之爲人自其書生
時閉戶誦讀卻行側立恂恂如處女可謂能靜矣服官之日不名
一錢情不離山水口不忘忠孝其游白鹿洞詩云至理悟消息達
士亶云靜由此觀之公平日之澹泊寧靜所以養其剛大之氣者
爲何如哉而世之稱公者但知其蟬蛻汗泥爭光日月而不言其
樹立之有本蓄積之有素則亦耳食目論者之爲見矣瑚故讀公
之集而獨推原其學術如此嗟乎惟天下之靜者爲能見微而知
著當公之時天下尚全盛然外有疆場之警而內有朋黨之禍公
已逆知其必壞也故極論天下之勢謂以三患生三病確然有履

霜堅冰積薪厝火之懼向使公言得用而志得行及其病未中乎
膏肓而求良醫以救藥之或不至于山傾谷圯魚爛土崩事未可
知也其憂在二十年之前而其驗乃見諸二十年之後非天下之
至靜其孰能與于此此公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歟婁江後學陳瑚
敬序

落落齋遺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上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且通敬矢微忱仰贊聖明厲精之治疏
治法治人交敝亟議清釐以祈聖斷疏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糾伏乞乾斷以折邪萌
疏

強賊慘殺六命緝獲鞠審已真乞勅下法司正法併查參失事官
員以懲疏玩以雪冤憤疏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裨萬一疏

邪臣供吐已明公論是非難掩謹再疏糾駁以聽聖裁疏
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以備聖明采擇疏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
縷訴民隱仰動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固邦本疏

敬陳保身之要以明修省之實疏

謹因熱審推廣至仁乞除法外之刑以明好生之德疏

○卷之二

奏疏下

罪瑞巧於護身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君之罪以仰祈聖斷

疏

懇乞聖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乾斷處分以消彌大患疏

閣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疏

遵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謹據法糾參以祈聖斷疏

臺臣就逮國法尚存特懇恢弘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疏

院孫藍石
老先生草

劾崔呈秀疏

本科代掌院高景逸老先生草

覆喬道長疏

本科代掌院高景逸老先生草

微臣奉命按秦略陳地方要務以祈聖鑒疏

懇乞聖明軫念時艱明政刑以答天眷疏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

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傾之習以尊主權以彰聖德疏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眾志疏

○卷之三

●受命草

赴逮至郡二首

郡中別徐元修二首

潤州別貢說茲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述行

鄒縣道中有問予姓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

途遇感懷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景州道中感舊

宿村店

呈大兄三首

獄中遙寄蔣澤魯

絕筆二首

別大兄

●歸田草

歸舟漫述八首

清源道中春盡

舟過鎮江遇風波甚惡口占一絕

感時偶成

詠史五首

苦旱次韻

落落齋改築次昌仲伯韻

喜雨

伯父移居南莊諸君有贈次韻二首

聞桂

九月十三月下二首

舟中

藤溪

山行及暮歸舟對酒偶題

伯父卜宅南莊屢有佳篇命和詩思荒澀積逋滿案立冬日從大

人再過新居出高曾手墨瞻歎之餘歡飲竟醉越兩日姑了前

逋并賦此詩用呈博祭耳

用黃中介韻送別青林上人歸棲賢寺二首

次伯父詠菊花韻

題畫

讀宗忠簡傳

病目書悶

和黃白安年兄見寄之作四首

顧山樓山茶次前人韻

再次前韻寄表兄周克九

哭季弟十三首

贈華竹所表母舅

落落齋玉梅盛開用東坡先生韻

花落後次前韻

夢中得句覺而足之

贈陶景淵表伯

醉中戲作示漢如

●息影篇

贈郁景韓先生

陸振齋五十初度有約過訪

元宵憶作

蜀山

金牛巖

張公洞二首

玉女潭

龍湫

君陽洞

一綫天

天窟

玉女寺嘗新茗

別毛禹門

放舟東次

桃源澗

佛日春晝二首

東昌仲伯乞竹

移竹後次來韻奉答

闕子春甥文口占勸之

喜雨次韻二首

次韻遣病

伯父同大人及二兄東樓讌集伏枕遣懷時季弟亦閉關東園

孫翁以初度喜雨二詩見示兼惠佳篇走筆奉答

寄繆采星二首

金山小酌別有亭賦別諸友

過鄒滕漫賦三首

望嶧山

九日早行

是夕宿景州署

白溝次韻述懷

十一月十四曉雪恭遇聖誕退朝有作

●三游草

渡江偶成

關山感述

雨後曉懷

漳河渡弔曹瞞疑冢

過金隄村有懷

秋夕野渡

曉行

曉發涿州賦呈譚幼方

述行

九日武闈觀射

月夜觀陸君染素

九月十三飲朱白岳柯亭竟夕乃別二首

弔張見平老師

沙河夜酌

旅店

關山用壁韻四絕

渡江

●別匡草

度庾嶺

滇江紀行二首

鮮龍眼

晚行

中秋棘闈坐月

閱卷已竟喜而有作

宿山村

途次口號

過寧都市

予以九月十二度庾嶺而西秋爽始見旅程十日俄已入冬秋色

幾何悵然增歎援筆述之

見水鷗捕魚者

放灘

吳巒釋師為其壻莊春侯索贈勉促數言兼訊贊伯黃子

雪夜行

雪晚薄霽有懷山衙梅放

大雪曉行書所見

十六憶元宵竟度

舟中欣然得名酒嘗之酸甚有歎

烈風蕩舟達曙

孫翁七十

招五閣銘四首

夏日西湖局罷自然表叔拈棋字即席一首

龍井寺

杭城得季弟手報

西湖即事六首

○卷之四

●招五草

秋仲修祀廬嶽祠因題棲賢寺

觀瀾閣用壁閒韻

晚衙閒眺二首

潯陽姚司李以遷行小詩送之

袁九滌使君覲行歌清風兩袖十章予代庖久喜公之還郡也歌

以迎之四首

五乳寺訪愍公

九日袁使君招游五老峰絕頂次韻三首

秋夜渡章江

小舟迎家大人以西久而未至風雨淒淒賦此二首

雨中芙蓉

白鹿洞答袁使君見贈之作

課士宿鹿洞月下口占四首

鹿眠亭望五老

再用前韻

宿天池寺

同袁使君游石門即事

石門禪房揭止靜二字試以偈問之二首

雪中渡章江夜行宿華嚴公署

繆采星矢弗納妾也今秋下帷江上乃得吳姬小詩問之二首

五月渡章江乘風下彭蠡

憶家大人西來之約二首

除夕

春日偶成

王葆真寅文賦歸劍川次韻奉別

夜行廬山道大風雨宿歸宗寺

中秋酌季弟以酒遂至達曙

對月懷魏仲雪

自課

秋仲芝山道中得家報迎家孺人遂兼程還郡阻風於左蠡渡五

首

憶衙中桂花

家孺人來官舍三年憶外大母而歸牽衣沾袂行李蕭然寫詩一

章識遠離之痛

送季弟東歸二首

君不見答仲雪

舟過鞋山

簡大來母舅

鍾陵道中憶家孺人江行

候得南風再賦

入署有感

東林寺書示三昧上人

開先寺同袁使君石亭坐雨

宿黃巖

曉起白雲滿壑遂披雲緣磴而下

仲冬六日宿鹿洞有懷示諸子二首

再訪憨公

適有亡婢之感愍公來索新曆走筆代簡
不寐

學博王君以雙瑞圖索題走筆贈之

除夕得家報

奉和袁使君題籥雲橋之作二首

題陳孺人灑淚篇

答翟起田年兄代簡

袁使君榮遷滇憲賦五言二章見別次韻奉酬兼以志感二首

送別袁使君子棲賢寺小酌籥雲橋望五老峰二首

●孤興篇

登金山

妙高臺

十八游醉翁亭追憶金山之勝卻寄魏仲雪

度關山有懷舊游仍次裂字

濠梁

雨行

春日旅懷得四支十首

送春二首

東阿飛沙

德州道大風

偶成

初夏發良鄉固節驛

同王念生游慈壽諸寺因宿摩訶庵

次日登玉泉山華嚴上下河晚坐史氏竹亭薄暮乃去

碧雲寺泉亭小雨

夜月有懷魏仲雪舊游

田枝鹿畱兩燕姬單車錦旋子既別緒縈懷兼感其意遂同邱信

之酌酒歌以送之

七夕得陰字

秋之仲外舅斗垣翁周一甲子小詩為祝二首

李元鎮道其弟仲鎮好游竟客死玄岳不弔之

除官後口號三首

旅次寫懷二首

鄒道阻雨宿小庵二首

初入徐州道晚行

張仲餘為其叔秀湖君索贈走筆寄之

懷魏仲雪卻寄

簡繆采星二首

渡淮雨行歌以自遣并示仲餘

夜月渡磨盤山

關山嶺

余凡三度歌關山矣漫續短章

江夜

簡黃贊伯

春暮偕仲餘走長安秋半賦歸予行為匡廬客矣書此畱別

桐江行

●倚雪篇

東河道中雪山

孟嘗養士處

得家報寄大兄

自述

懷口集之

閩思

望東阿山

晚次東阿野望示仲雪二首

過新城弔荆卿

去冬過東省飢民食柳皮柳盡白今復成陰矣

紀夢

紀行

車中偶成

憶家園

予受知荆溪周老師輒深國士之感耿耿此心寄之短篇

彭澤山行

曉山

渡淮

過關山

懷方孟旋

渡江別魏仲雪

閱季弟文喜而有作

●學餘草

月下同友步松徑

除夕

送春

雨中閱楞嚴

晚涼卽事

雨梅

閒懷

晚飲菜花下

偶成

夏夜

和陶飲酒十二俱拙直無餘味今存其四

白下送友歸吳門四首

擬怨歌行

如夢令

○卷之五

西臺書牘上

答劉康谷父母三首

與魏仲雪

候周老師

與夏緘庵

與熊青嶼

與戚司理

與門人余未之

與陸景鄴

答程都昌

與白彭澤

答周縣貞公祖

答程都昌

與吳生白

答門人林魯玉

與劉康谷父母

與曾二雲公祖

答錢牧齋

答楊周十

與繆西谿姑丈

答劉念劬

答李懋明

答解羅浮

答李世臣

答徐見輿

答魏仲雪

上孫愷翁老師

答熊壇石公祖

答何武莪

答夏緘庵

與黃陽平

答張蓬玄

答周柱明

答吳濼石

答吳生白

候周老師

與毛禹門

答蕭元恆

答劉康谷父母

答葉慕同

答史崇仁

答韓參嶺

答陳玄洲

答楊斗樞

答同年某

答馮弓閣

答余星子

答李緝敬

答汪南康

答宋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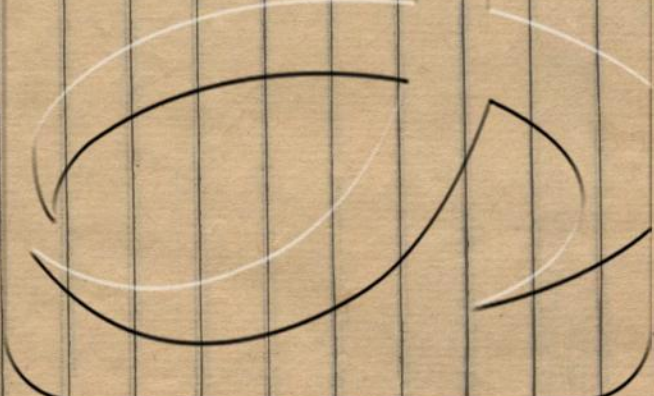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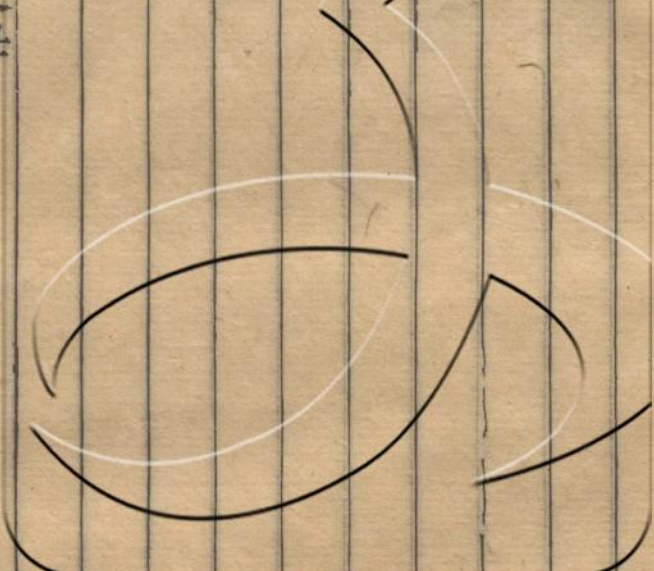
答姚鏡初

答趙總戎

答劉康谷父母

答須日華

答徐若谷



答馮禮亭
答南損齋
答侯六真
答溫清霞
答陸太和
答王玄珠
答胡漢涵
答謝玄中
答張虹海
答李碧海
答楊升之
答黃行其
答邱太郎
答何武莪

與王靖江
答吳本如
答貢二山
答魏明實
答王旭泰
答解羅浮
答鄒靜長
答胡泰六
答李緝敬
答閔非臺
答徐泰掖
答唐毓承
答王克承
答張仲餘

與吳巒釋業師

與郁念之

答繆采星

與繆采璧

與趙漢如

○卷之六

西臺書牘

上孫老師

與阮圓海

與楊遠初公祖

與張篤棐

與曾二雲公祖

答宋鹿游

答周縣貞公祖

答蔣澤巽

答錢牧齋

答門人朱子潔

答沈雲升

與魏廓園

答李緝敬

答許約疏

與毛禹門

與蔣澤巽

答徐若谷

答夏緘庵

答王洪崖

答魏元白

與錢梅谷

答孫六吉

答周絲貞公祖

答吳石渠

與宋一衷

答楊蜀亭

答周絲貞公祖

答張燦衡公祖

與蔣澤壘

與曹薇垣

答趙芝庭

答詹翀南

答胡泰六

答饒業明

答門人饒得渭

答王中詎

答劉泰望

答吳本如

答吳亦臨

答瞿芝遠

答蔡孝來母舅

答申青門

答申玄渚

答陸衷涵

答陸足吾

答白惠風

答楊大豫

答鮑上海

答何武莪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三

答金稠原

答楊大豫

答陸鳳台

答楊邁初公祖

答沈雲升

答田陸海

答周老師二首

答程徵源

答樊鍾陽

答萬拙庵

答卓嘉定

答鄒靜長

答陸景鄰

答張燦衡公祖

答董見龍

答李緝敬

答李若鶴

答劉康谷

答程肖莪

答李大衡

答吳茲勉

答王玄珠

答門人余未之

答寇禮亭

答何大瀛

答黃行其

答董景越

答梁樹宇

答王玄珠

答趙

答饒業明

答晏玄洲

答朱上愚

答楊兵馬

答孫蘭晚

答林二府

答儲文曙

答沈愚公

答宋希文

答畢白陽

答王蔥嶽

答祁西巖

答閔非臺

答申玄渚

答徐未孩

答練任鴻

答徐月賓公祖

答余星子

答周來玉

答傅元軒

答孫咸若

答葉震孩

答吳玄垣

答張澹若

答宋一衷

答胡浮冶

○卷之七

西臺書牘下

答趙總戎

答蕭德化

答董鳴廉

答黃陽平

答曹薇垣

答蔣澤壘

答談中約

答李了思

答杜梅梁

答樊我叻

答戚司理

答霍韻衢

與母舅孫太素

與內翁錢斗垣

答陳鹿平

答許震城

答陳雲恪

答瞿起田

答同年某

答趙淇陽太座師

答陳自公

答繆西谿姑丈

答陳襄範

與孫意白

答周三緘

答何具翁老師

答方孩未

答王歸善

答顧平湖

答朱白岳

答周老師

候孫老師

答喻醒拙

答沈雲升

答瞿芝遠

與何武莪

與門人陳清望

答陸太和

答顧定澤

答盧九台

答湯參子

與曹薇垣

答胡浮冶

答張篤棊

答劉心統

答蔣澤畧

答楊大豫

答王念生

答何武莪

答周柱羸

答李瑤圃

與解石帆

答沈雲升

與許霞城

答何武莪

答林浴元

答袁九滌

答曹薇垣

答曹根遂

與阮圓海

答魏仲雪

答毛禹門

答袁公寥

與熊青嶼

與蔡元岡

答陸景鄰

答樊鍾陽

答朱白岳

答門人關蓬石

與蕭伯玉

與王闇生

與繆西谿姑丈

與高景逸

答楊蘧初公祖

答曾二雲公祖

答莊魯餘

與魏廓園

答周來玉

答徐月賓公祖

與高景逸

與沈五知

與楊蘧初公祖

與魏仲雪公賦

答瞿起田

答錢龍門

答許霞城公賦

答蔣澤疊

與錢牧齋

與莊若侯

與周蓼洲公賦

與高景逸公賦

答陳中素老師

與周蓼洲公賦

答解石帆

與徐月賓公祖

與毛禹門公賦

詩集

三

與蔣澤疊

與許霞城

與黃白安

與姚見聞

與文湛持

答徐石城

與蔣澤疊

○卷之八

理署書牘上

上按院張見平

上按院汪石蓮

上藩司董定所二首

上巡道朱寶同四首

上巡道陸景鄴六首

詩集

三

上鹽法道

上驛傳道

上學道魏

附請鹿洞科舉申文

與袁九際太府

與府屬各縣令

與建昌令羅化城三首

答安義令陳四首

理署書牘

與邱毛伯二首

答鄒泗山

與舒碣石二首

答徐明衡

答黃陽平

與魏廓園

與同年某

與方仁植

答張忝生

答魏仲雪三首

與蕭伯玉

與黃贊伯

與何季穆

與繆西谿姑丈二首

與貢二山

答張誰譽

與吳巒稗業師二首

與憨山釋二首

答門人傅惕庵

答門人張憲卿

答門人畢叔美

答門人饒得渭

與門人但夢倩

答門人廉敬侯二首

答門人丁潤生

與蔡孝來母舅

與繆采星三首

與貢說茲二首

○卷之九

家書

官西臺寄父親十四首

官南康寄伯父三首

官西臺寄伯父二首

官西臺寄大兄五首

官南康寄爾承兄

寄元朗弟

寄季弟二首

官西臺寄季弟

赴逮後遺筆

途中寄父親

寄內父

付遜之兒

獄中寄父親一

寄父親二

臨終寄父親

別大兄

○卷之十

墓志銘

處士顧公暨德配下孺人合葬墓志銘
亡弟季文壙志銘
亡妾呂氏墓志銘

傳

周室徐安人傳

蔡外大母傳

錢封公柱峰李宜人合傳

序

賀何老師奏績序

賀袁太府攷績序

賀袁九滌榮遷序

贈郡丞王葆真致政序

壽邱龍翁年伯序

外舅斗垣錢翁暨楊孺人六十雙壽序

壽表姊朱室錢孺人五十序

重脩白鹿洞書院志序

涂大司馬集序

學政合編序

禮記集解後序

忠義經序

蓮社高賢傳小引

郭學博孝友賢聲序

甘棠集小引

顧文叔詠物詩序

爾承兄落花詩引

家譜跋

恭跋先大母行略

寶持閣問業序

程墨觀序

知爾篇序

白鹿校藝序

白鹿文茸序

廣東禮記房同門墨卷序

余未之稿序

瞿元亮稿序

梁兆瑚稿序

靜遠山房稿序

萬貯山房近藝序

金任夫飛草序

伯兄近稿序

竹居記言自序

雜文

記夢

奏考辭賀文

護生園疏

楊舍東城茶亭後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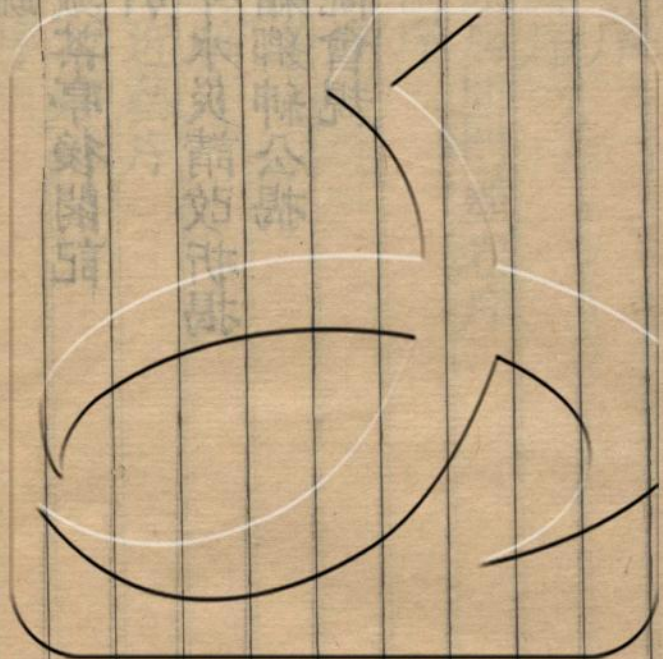
乞言小引

天啟四年水災請改折揭

又代在籍鄉紳公揭

白鹿書院會規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況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全校



落落齋遺集卷一

江陰李應昇仲達

奏疏上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敬矣微忱仰贊聖明勵精之治疏
臣聞蘇軾有言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是憂而養安無事之可
畏夫果其無事也厝火未然處堂自快識者猶鯁鯁憂之況乎以
養安無事之習居禍亂方興之會上淵默而聞聲下拱手以觀望
巧者取富貴以去黜者微閃爍其間上下之交既睽則憂患之來
未可一二數也人君之尊豈高拱無言神明獨斷之謂哉如太陽
之方升晶光注射則陰翳消如重門之洞開內外昭徹則邪曲屏
既使上下之交坦然可以相信而中外百執事竦然不敢自安清
明之象固已在天下矣我皇上冲年踐祚恭儉性成垂裳觀恭己
之容講幄仰遜志之益明廷矢音于梧鳳干旄賁望于邱園麟批
拂志者數見賜環狐假弄兵者一斥脫距我皇考凭几遺言望我
皇上為堯舜之主者真堯舜之主矣而中外何以脊脊多故也

酋鷲伏方養其全力以叩關水蘭鷓張方合爲犄角以內訌紅夷
之燄未撲東南可虞西虜之賞日增濫觴安極逃兵肆劫于畿輔
而內地薦起妖萌窮民待盡于催敵而缺餉茫無實算逗遛習慣
大將避難而不前法紀陵夷驕兵鼓譟而不問人人知其可憂而
姑付之爲後憂皇上燕間之際平日之時試瞿然興念可憂乎不
可憂乎黃扉濟濟卿寺攘攘督撫如傳舍之不停守令若飛鳧之
偶集皇上以爲分憂之有人乎無人乎處處添官日日會議覆疏
衍成故套嚴旨等爲空言皇上不先振竦其精神發皇其志氣羣
臣孰肯執法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且朝講之際畫有常儀諸
大臣卽有懷欲吐亦不敢逆探所疑嘗試瀆聽惟皇上霽顏怡神
虛懷訪問安攘何爲長策兵食何爲實著或聖意之所偶經或時
事之所偶觸或商前代之興亡或攷本朝之家法令其從容措思
反覆開陳不以天縱神明輕加辯詰儻倉卒不盡所懷退而補牘
入告如此則諸大臣將日夜焦思以備顧問中外諸臣不敢不竭

力從事以副任使精神一振紀綱自飭皇上宵旰之憂庶可釋乎
皇上勿謂天子以淵默爲神明不可以輕有言而徒託之傳宣也
祖宗時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諮訪時政英宗日召大學士
李賢面決政務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諮詢密謀但使可否相濟
何妨用舍之易人若止高下在心未免羣疑之滿腹今皇上清明
在躬太阿在握正治象方新之際然一日二日萬幾寧無有聖志
先定而大臣不敢執爭成命一頒而諍臣莫能回聽者書曰稽于
眾舍己從人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皇上以天下爲心見其
艱難而不見其易見其憂患而不見其安兢兢業業轉圜止輦則
天地祖宗實式凭之而何患乎中外之多故哉愚臣入告之初不
敢撫拾瑣事敬以憂危之言進唯聖明俯賜采擇天下幸甚臣愚
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十月初二日奉聖旨知道了該部知
道

治法治人交敝亟議清釐以祈聖斷疏

臣惟天下之治人與法二者而已任法在于信法而任人在于擇人人愈多則法愈玩法愈煩則人愈竊故眾人紛之不如一人執之借口破格以廣開冒倖之門不如恪守舊章而精求核實之用也往者神祖之季闕惜聲靈凋枯物象黯然如冬迫我皇考新政陽春乍回皇上解澤旁流太和布獲其在今日亟需烈日秋霜乃濫觴之流迄無底止卽起廢一端薰蕕並進兩寺臣恥討保之名至發憤以去亦足歎也夫祖宗治法犁然備具豈患官少哉皇上振紀綱則片紙如霆大臣破情面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添官爲人營窟紛紜遷調名實乖張自登萊添巡撫而盜餉費餉百餘萬添招練監軍而冒費又十餘萬他若淮海之招買兩淮之疏理遼蜀之贊畫前後侵糜亦各數十萬總城將領如蟻腹裏欽依徧地而剝軍費糧又不知幾十萬添置總督祇增議論之紛紛添註京堂日見讒慝之擾擾樞貳添設矣幾曾忼

慨以行邊司空添設矣幾曾節省以儲器總兵添設數人矣祇見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註二三十員矣誰是儲邊材而精典禮甚者濫開邊俸捷徑然灰則更治日壞矣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矣使新設者而盡如畢自嚴之轉餉李邦華之飭兵董應舉之屯田毛文龍之牽制亦何不可而無如空耗民脂大壞名器至問當關之虎豹又久勞席上之夔龍嗟嗟何羶地偏多才夾袋遂成市也臣愚以爲可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儻謂時勢稍難革弊有漸則卿寺添註之缺先裁三之一以爲明年盡停之地可乎改設守備盡革新銜而從前濫給咨札悉行撫按追而焚之可乎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則該科註銷每月奏繳以嚴糾核可乎驕兵倡亂必有發縱則懸示定典正領兵將官之誅可乎錦衣旗尉半歸權要虛名冒糧則差官巡視如京營之例可乎衛官襲替比試不嚴穢濫已極則姑停借職省虛糜之餉可乎將領蠶食逃兵不報私募乞兒半分其餉則力汰千總百把而歸併團操可

乎窮民敲比號哭滿庭奸胥侵欺福堂安坐則侵盜邊腹四百兩
以上真犯死罪之例照舊申明可乎才力不及無妨改調若貪殘
幾至貫盈糾參特議降處墨吏破甑如鷹思攫則著爲定例勿升
京外府推官及知州知縣以防其肆虐可乎凡今積弊固不止此
然使外庭無倖竇則何人敢覬私恩諸臣敢執法則何地不可破
枉伏乞敕下該部立限覆奏可行者明白施行宜止者斬絕停止
毋悠悠汎汎以塞責毋混混蒙蒙以消沈共滌肺腸各破情面爲
皇上惜名器爲皇上守紀綱則倖逆已而擣水藺可計日俟也統
惟聖明垂察焉

天啟三年十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糾伏乞乾斷以折邪萌

疏

臣惟治亂之關先辨邪正而消長之數係于大臣大臣之道不同
要以是非明白進退有禮重廉恥而輕爵祿畏清議而惜紀綱則

庶幾問心無愧焉若患得患失反覆播弄始欲巧發其辣手繼乃
妙隱其深機小人引爲奧主而無言君子刺其肺肝而不應厭然
之態臣實恥之而況此方晝伏彼復夜行且交出以亂清明之治
詎可不早折之乎方今眾正彈冠名賢布列而范得志突犯公惡
南北交參夫得志走狗耳卽何熊祥與有發蹤之功不免猖狂去
後然其明明直認猶是顯惡可寬獨有不畏人言陰窺密伺如得
志原疏所云新憲臣欲問豺狼而掣其肘者新憲臣何人固王永
光是也永光生平不必具論就其兩三年來以指摘之身混登庸
之列方借徑而南巧占風于廷尉俄營遷以北躡賞功之尚書旣
心雄于主察則自北改南復智短于熱中又借差營北乍去乍來
若梁上之燕望左望右如登壘之商此種行藏宜爲得志臭味且
堂堂憲長澄汰百寮使臺中果有豺狼而掣肘不問是庸輒也使
謬以鳴鳳爲豺狼而挾私顛倒是邪誣也使原無豺狼本無掣肘
而坐受惡孽曹郎之餘唾至今默默無言是聾瞶也三者永光何

居焉識者謂其援北道諮訪之例實爲下石之謀又欲開內轉管計之端將爲年例之地伎倆雖巧明旨不行嘻亦可謂心勞日拙矣半年以來譏刺紛紛佯若不知任人笑罵試問臺省諸疏或云挑激或云逢迎或云有凭而闕者指歸在何人也又試問南臺諸疏或云有小人焉誘之使言主持之使言恐之使不得言或云始而旁觀指點繼之當局提呼其害鉅于得志罪浮于得志者指歸又在何人也然猶可借熊祥以自解也而近有爲之點穴者云熊祥土木形骸其中有絡口穿鼻之人借之爲用而又有爲之寫照者云快志于發蹤鷹犬之得計而輿論共非潛消暗裏之機關永光試思諸臣之不直糾其名者畏之耶愧之耶誅心之法耶隱惡之意耶既不敢張膽而自明又不知息機以引避邪謀已破猶巧閃于半陰半陽之間眾矢共攢尚匿影于若遠若近之地此真好官之利根而掩耳之妙策也其何以伸眉昂首居風紀之任爲南臺諸御史之表率乎乃若刑部右侍郎牛應元者撫贛饒有穢

聲廷尉無一善狀借南臘北同此法門老病龍鍾支離顛倒既已貽羞月且詎可再入爽鳩此又當早自引決以全晚節者也臣職在觸邪罔知顧忌統祈斷自哀衷明白處分毋使其依回蒙面則國是明而邪醜息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啟三年閏十月十三日十六日奉聖旨范得志事跡已明何又牽引深求王永光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貳大臣不得輕行指摘有傷大體該部知道

強賊慘殺六命緝獲鞠審已真乞敕下法司正法并查參失事官員以懲疏玩以雪冤憤疏

巡視北城題

十一月二十六日據管理靖恭坊副指揮武紹文呈據一鋪總甲曹奎報稱于本月二十五日酉時分有地方住人許國熙叫知說稱于二十二日往安定門蕭家看書二十五日未時回家見大門半開進內叫人不應止見妻李氏二歲男八哥三歲女大姐奶子馮氏使女會玉梅花男婦六口不知時候被人殺打身死理合報

知等情到臣臣一見之不勝驚駭隨批男婦六口一時被殺非仇
卽盜真地方一大變也但事經三日大門半開地方鄰佑何以全
不覺察死者見殺之時盜無呼號之慘安得盡云充耳不聞耶仰
司立刻詳審根因相驗屍傷并行該坊速緝兇犯以憑題參去後
二十七日據該司呈報相驗得李氏刀傷三處食氣顛俱斷兩手
腕有藍絹綫帶拴緊兩腳腕有黑絨繩拴緊二歲子八哥三歲女
大姐俱鐵錘傷奶子馮氏刀傷二處使女梅花刀傷四處使婦會
玉刀傷二處兇器刀一把鐵錘一箇鐵通條一根俱有血痕細縛
李氏手足繩二條帶一條又據許國熙開具失單首告該臣先將
鄰佑總甲人等究治外隨據該坊官武紹文呈報捉獲得張二張
七徐九張鬍子四名押解到臣當卽審據張二供稱原在許國熙
家服役改名許某本年十月十三日事犯責逐卽投兄張七家同
徐九商議行劫張七說人只有一死不要怕遂聚集徐九張鬍子
各穿乞丐破衣于二十二日起更時分張二先到門首見會玉在

門前潑水就問家主可在會玉回稱不在張二隨暗跟會玉先進
各犯一齊跟入徐九先將會玉用鐵錘打死張鬍子用黑繩細縛
李氏手足將刀殺死又進奶子房內張七將鐵通條刺眼砍死徐
九張鬍子張七將八哥大姐鐵錘打死張鬍子張七將梅花殺死
進庫房劫了衣服首飾分散跑走張七供稱進去報仇徐九供稱
張二素與李麻子相厚偏不報出張二方供李麻子同殺李氏口
詞在卷隨卽批發兵馬司再行詳鞫追贓并拿李麻子速解屢次
嚴催于十二月初三日拿獲李麻子招有先穿破衣在家差人起
取于本月初四日連人呈解到臣該臣覆驗李麻子破衣血點淋
滴數處張七身穿青綿衣前幅裏面亦有血跡李麻子已俛首甘
誅各犯口詞與前無異獨原得贓物支吾變換復行設法訊鞫供
報贓案明白除卽行司起取外該臣看得近來盜賊之多極矣小
者鼠竊大者雄行然未有戕殺一家多命如此之慘者也劫殺在
黑夜責在捕營而該營把總謬云不知時分旣已遁矣殺人三日

大門半開寂無一人覺察則該坊官所司何事而六命被殺號呼不應鄰佑豈盡充耳不聞互相掩匿成何法紀及獲張二口供殺人光景與臥屍之地一一如覩及再獲李麻子而血衣出矣血衣破衲正與張二所供穿花子衣之言合且血跡淋漓腥穢猶在而張七之衣謬云撈指所滴則何以不在胸袖而在夾裏且凝積之痕寔兩三日間所染哉本犯一到即供了無隱匿徐九初詞惟以張二不報李麻子為恨此皆鐵案也兇犯就擒冤魂少慰所應救下法司速審正法其把總張國勳賣放番役一任大盜之縱橫支吾隱匿不顧怨鬼之夜哭該坊副指揮武紹文中夜即可卸罪三日云何罔聞明明巡緝之疏安免曠職之罰但捉獲各犯皆由本官功過相準視張國勳有間伏乞明旨分別罰治以為地方疏玩之戒抑臣猶有說焉夜巡番役額設不少無奈捕官知索常例不復稽查雇覓乞兒在官員往來之所聊應故事未入二更俄已散去三月以來失事者屢屢見告矣十月十三夜則有田雲崗被賊

截劫傷重以死十一月初四日夜則有劉應元之被劫十八夜則有王如玉之被劫履行把總婁尚武比緝杳無一獲都城之內劫盜縱橫亦何用巡捕為哉并祈敕下該部大加懲創則人心知警而地方少安矣

天啟三年十二月初五月初八日奉聖旨張國勳已有旨參處武紹文著罰俸三箇月其屢次失事捕官都著參來懲治該部知道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裨萬一疏 巡視北城題

臣巡視以來兢兢自矢二月于茲竊自思念為國家惜財則內之一當外之三為國家清弊惠民則內之毫髮當外之尋丈何者轉漕之粟率三石致一首善之地四方觀化焉不可以微忽也臣差所兼攝者有存恤有鹽法其順天府與大興縣衙門設在地方事多關切故臣同官先後巡視者各有條議允行或端有未竟可以觸類引伸或局有遞更不妨審時通變姑舉一二見之所及者申

而廣之如七十七衛所吏役間曹冷署替身冒糧臣同官張應辰
議欲盡裁其缺臣同官吳之仁科臣賴良佐有酌裁令史鎮撫司
工房吏之議歲省太倉粟三千六百餘石豈謂餘缺必不可裁哉
去之以漸則人不驚守之以經則事不廢今職辦事公署吏役呈
參大半包雇該衛闕寂絕少文移且參票十九改撥真偽茫無可
據如謂舊例宜仍則吏部不新裁各衙門歷事監生乎權事理之
中爲併省之法竊謂衛所六房吏役可以吏兼禮以戶兼工以兵
兼刑則并裁禮刑二缺總計一百五十餘人歲可省月糧一千八
百四十餘石當國家匱乏之時儻亦涓滴之助其收參在裁缺之
前者仍照前議聽其告假回籍滿日赴銷准作實歷起送至各吏
告改衛缺封司必按月移文知會然後收參不得僅以硃筆批改
致滋弊竇此一議也兩縣改選甲科店禁嚴行禁治臣同官吳姓
條議業奉明旨今改選未見覆行且宛平久以衙官署印與店禁
私繫者紛紛見告么膺小吏爭訟微情不足以辱白簡但經告發

盡法枷究而向因大京兆久缺督率無人遂有如簡較何孔修之
誑騙多金硃票取貨者除臣徑行追斷外總以府縣領佐不屬五
城故敢冒禁受詞恣睢無忌竊謂宛平縣設在中兵馬司當兼屬
該城御史順天府首領及大興縣當兼屬臣差照依兵馬例考察
開註賢否違者徑行提參則受詞店禁之弊自懾息不敢犯至兩
縣正官速議改選甲科如正官偶缺必委府佐署掌勿委衙官此
一議也硝必益淨入京不許影射夾帶以壞鹽禁先經臣同官畢
佐周條議奉旨部覆允行而近日工部司官又因益硝之費欲將
十萬三千餘鹽給票發賣臣恪奉明旨不敢徇情已行兵馬司盤
驗官賣除將價銀給鋪戶十分之二以酬其守候之勞外尚可
得價五百餘兩又先經臣同官吳之仁批賣過銀一百三十餘兩
存司庫臣仰體皇上憫念貧民之心已經行司將前銀另項收貯
置備棺木每具議價三錢五分仍用火烙印記以防侵換之弊凡
貧民死而無告者官給一具并擡埋之費五分責令總甲及看守

義冢僧人編號插記以備稽查夫掩骼埋胔王政所先澤及枯骨
皇仁斯大乞敕各城設處依例施行至貧民入冬設廠煮粥分給
衲衣儘可免于嗷號惟煖坊甲頭多勒宿錢所以哀呼滿路臣已
令司坊備行查勘籍名在官似應量給薪資禁其勒索使貧民夜
有所歸似亦可以弭盜臣向官宋師襄近議周恤貧民者此又一
議也臣愚無他謬巧不過前人已行之言立法亦非新奇不過職
掌可行之事但爲國家省得一粒亦屬民脂清得一弊亦屬民困
其瑣屑無奇未暇計也雖然糧則省矣戶部管倉主事固多賢者
如曹履吉田時春之節省清釐恐不多見若以苦心節省之餘而
供胥輩碩鼠之腹盤驗不明收支不實則不如眾分之爲愈也合
無做工部節慎庫之意凡舊額應支新經裁節者各倉別立一廠
另項收貯以備不虞之需新陳通融別無缺額歲終具冊奏繳庶
幾實得節省之用敢因裁月糧之議而并及之伏惟聖明采擇敕
下部院覆議施行

天啟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初九日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邪臣供吐已明公論是非難掩謹再疏糾駁以聽聖裁疏
臣前見范得志以應察之人仇主察之官南北交章參劾而主謀
之何熊祥至一疏自供彈文乃及其閃爍藏頭之王永光但見微
刺不聞顯糾遂借差營北熱中播鼉譬如照案已懸猶敢揚揚都
市故具疏糾之并爲刑部侍郎牛應元效在得之戒奉聖旨范得
志事跡已明何又牽引深求王永光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貳
大臣不得輕行指摘有傷大體該部知道欽此夫明旨謂指摘有
傷大體非欲臣緘默以存大體也二臣如有心胸便當愧死況應
元哆口名節爲重臣亦可符不言至永光一疏稱病計其時日應
已見臣之疏而佯爲不知徐圖布算昨始再疏申辯俛首自供不
知其兩月間幾許商量纔敢出疏而臣固逆知其不能諱也此亦
可以見臣之非牽引深求矣獨是認聾瞶而不及邪誣且卸巧營
而謬附公論既已躲身無路遂爾張牙噬人如云御史王允成南

中饒有物議先欲察處則議論不一繼開年例則北部不行若得志之所謂掣肘者真掣肘也此種密謀惟永光與何能祥知之得志不過冷局曹郎不關黜陟大柄假非中宵入幕何以能窺其肺肝而代之發憤哉查永光揭中之事即係得志疏中之詞此外不聞一語異同何以合若符節應若影響且使其事真也正宜明參不宜暗揭其事非也處既不可例轉何名且永光之所執而是也泰山撼之而不動豈可聽行止于人其所執而非也已方有囁嚅不欲上聞之心何以欲人慷慨代行殺人之事臣前疏所云欲援北道考察事例蓋其殺機久動幸銓憲二臣之不從其言耳永光不感其相成而又嗾嗾乎臣豈不知御史不肖應聽臺長處分但必御史真不肖而後可處亦必臺長賢而後可處御史之不肖若允成與李希孔建白錚錚南北號稱賢者得志疏出一時公論爲不平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之豈永光之所謂不肖者正以其建白之錚錚也耶今允成去矣希孔鬱鬱死矣允光之恨尚未快于

心歟且允光自視何如人哉朱敬循以閣臣朱賡之子從禮部郎中而調吏部是何等薰灼永光以敬循之同門乞憐依附鑽入吏曹竟謀撫越與之首尾者數年是何等巧營長垣令孔榮宗關說不行扼之使去士民攀轅臥轍者兩月普按臣以大力不容姑謝士民之口是何等居鄉威力而猶揚揚然曰參處御史是其職掌也是當年都御史陳炯參御史趙應元以媚江陵之故智也嗟乎狼當道而蘭是鋤鬼張弧而鳳已冥小人之禍烈于猛火況以南臺清議之地而邪臣明踞其上何怪考選南臺者厭薄而反唇也哉臣忝列言路大體當存大奸亦當去故再爲皇上別白一言凡大臣之品必如臣前疏所云是非明白進退有禮者乃可無愧否則謂之位高勢重則可若品之一字臣亦未敢輕以許人也臣草疏已畢見永光之疏已奉明旨仰見聖明之勇于去奸而邪正是非之辨有不可因其一去而遂默默者統惟聖明裁察臣曷勝惶悚待命之至

天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奉聖旨王永光已准告
病不必深求該部知道

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以備聖明采擇疏
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銳之氣以呼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
勢尊夫是氣者何也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而狐
鼠有據衣鉞不靈跋盪之極乃遂至于痿痺而不可救今天下之
勢何以異此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吮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
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
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其
邪則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夫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情面重者封疆輕私人重者君父輕官爵
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作風波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
內人士財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動王孫妄作狐鳴將軍夢
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思亂有心恢復無計本末俱喪手足

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黔卽捐楚
以予黔急卽卹天下以備口加派慘于剜肉徵調極于沸羹睥
睨草澤輒借鴛鴦以代驅剿掠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縷
媚虜任其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譬如一
局而弈者數人一室而鬪者數梃醫不以除病而反以病試醫幾
何不喪于庸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嗟天下原非疢痼之疾也而
庸醫爲之岌岌乎有不可爲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
之有鍼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鍼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
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皇上試問罪璫遣而嫚書入者何人
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拗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殘激
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表裏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
此不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官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
一申常憲傷彼毫毛所幸天牖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之爲劉朝
者方眾而賞罰之倒置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母乃以護紅丸之

故護風癩罪樞濫賞無章母乃以輕封疆之故輕爵賞績奏金城
之趙率教幾蒙捕虜之誅而萬有爭何以賣款議敘力爭國本之
何士晉且吝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內臣之廢襲滿
志矣而轉移愈難坐歎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屢見矣而慰留非
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啟愚穢骨久沈突爲昭雪試思冲
主在上垂簾尚不忍言況權臣在朝禪受是何題目執紼之巡撫
方恨玷我名由媚竈之考官安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誰不波靡
于是新妖四出伏莽漸興或勢若負隅巧提脈絡或謀成卷土密
布機關誰謂死灰不然正恐百足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挑
戈暮景方濃望門搖尾何怪乎譚謙益之欺罔朝廷楊紹震之混
淆蘭艾趙會禎劉繼禮之積穢見糾公然反乞升差也哉長安道
上半視彈墨爲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笑豈非止輦之風
遠故避驄之氣衰耶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卽言官或有觸忤
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批答數行

風采不揚至甘立仗不鳴之誚啗啞日甚誰無轉喉觸諱之憂徒
瑣事之條陳亦補苴之何益循此以往容容多福安得淮南寢謀
如汲黯豺狼斂跡如張綱者乎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
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養貓捕鼠畜犬防奸皆善
喻也故臣愚以爲夷狄盜賊之患實胚胎于小人而言路之設所
以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彼皇皇于夷狄盜賊而用小人以求濟
是飲鴆以卻病也且是二者原未至于不可爲我操其重則其勢
自輕操縱得宜則勢常在我口之不趨虜穴也彼亦慮爲宰賽也
畏口之虛聲受虜之實禍款敗增賞曲意彌縫虜飽而驕後憂方
大矧李侁身負篡逆之罪虛託效順之名萬一倚信保結明受其
欺輕遣卑官貪鄙辱國彼坐邀其封爵我難責以勤王聲實無憑
義利交喪不能自立何以平口今關門之事恃有樞輔用奇用正
默壯我社稷之靈因地因人固結以忠義之膽儻謂珠柱可念風
鶴易驚則分一二萬兵駐永平爲後勁省運餉款虜之費以廣投

醜挾纊之恩撫道察芻粟之剋侵大將同士卒之甘苦軍心一固
關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輒發家眷去關以爲民望哉盜之肆行也
兵爲盜藪也況政以賄成官實誨盜緝獲元寶之賊竟出曹郎之
署而縱兵肆掠萬邦乎噴有煩言謂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明
務擒灤縣盜魁以見練兵實用更巡行通州高密店及涿州良鄉
一帶近畿地方專務逐捕流賊招撫逃兵大開自首之門重懸捕
盜之賞倣虞詡三科募士之意收其豪以爲用至三空四盡民心
已離獨有節省一法可以搜括加派乃十庫織造監局倉場一切
付之不可問卽會議傾畫如臣等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二疏亦
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徵挺而走險吳楚之交漸聞呼嘯計惟專督
新欠而奉昌以前舊逋盡行停免貪官猾吏巧躡無名民心猶可
收拾何至掉臂而去弄兵潢池哉若夫小人者其勢旣根株不斷
其途又錯出多門卽如事例之設本爲言利今枉尋直尺兩部爭
言減價名器愈賤墨吏愈多狡僞者空手鑽入效勞儒士躡取兩

殿之銜日糜大官之俸而甚者升廕濫觴任子如織先臣李夢陽
所謂黜其父而陟其子黜其祖而陟其孫薰猶不分顛倒莫甚謂
宜通查四年來得罪封疆公論共棄如張鶴鳴黃克纘之類停其
恩廕以示勸懲而未也明王賞諫諤乃昌補闕拾遺官府一體
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大臣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眼前過去
白簡原非虛設早曩豈屬空懸若一言遂錮終身言路寧不卷舌
今抗疏綱常者路阻黃扉教人忠孝者身歸綠野執法擊邪者白
衣高臥瀝丹岡寺者青史空香劉朝諶死而鈔參者削籍不返張
鶴鳴罷斥而糾彈者環召無期忠臣之藁葬幸已推恩而特表孤
忠者奚獨遐棄詹事之協理幾于充棟而並推鳴鳳者反謂不祥
鬱極而通實在元輔試觀添注之得請可知誠足動天且觀雷憲
之轉圜益見聖人無我儻賜環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旺將負隅
者斂爪而卷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對證之藥乎抑
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旣清流于何有聖德冲年正

精華果銳之氣充周有餘之日不患睿斷之不日開第患神明之不日濯願于深宮燕間之暇澄心靜慮以思維四方之艱難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批覽章奏必辨其邪正之歸出入起居必謹于逸遊之戒獨出于羣陰之上常立于無過之地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效引燭焚詔之誼羣臣矢靖共爾位之心小人之患見現自消夷狄盜賊之憂于羽可格所謂堯舜通天下爲一身何盧扁之足喻哉狂瞽之愚儻有可采伏惟聖明寬其斧鉞之誅幸甚

天啟四年正月十四日十七日奉聖旨這所奏詞多汎漫且朝鮮議封事出權宜成命已頒不得復出異議該衙門知道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前者黔師告捷中外動色相慶謂坐可飲至獻俘再標銅柱而臣愚私竊過計夷性易動難安可以計破難以力爭也大軍弔伐罪止渠魁當以招納爲先不在廣行殺戮今級以萬計玉石俱焚免

死狐悲自然之理近答按臣侯恂有云善後之宜人心爲本必使蠢蠢諸苗皆仰天朝威信而廓然無貪其土地之疑乃可以安反側而弭後患臣固慮有今日矣且孤軍貪利後勁無人賊方委其子女布其腹心誘我深入四面招援而我驕復自愚津津于郡縣其地以左諸苗助逆之心安得而不敗嗟乎國家捐數十萬金錢殘數十萬生靈以博此虛聲之一捷而今已矣無將無兵無餉并無城守之民貴陽一塊土將復淪于腥羶爲遼左之續矣賊既生獲三善納諸陷穽必且執以爲質以肆其要挾之求三善若慷慨捐軀賊知勢不兩立必且勾連諸部鼓行而入崇明之故穴爲今之計速命卽撫蔡復一提兵直進以會督臣亟發帑金數萬付督餉臣邱兆麟往爲接濟仍命粵滇兩撫各發兵爲聲援而四川督臣朱燮元亟移駐重慶遵義之間以遏其封豕長蛇之勢臣同官傅宗龍志切請纓熟諳黔事亟宜就近議用以資其救焚拯溺之方若遷延格套議論不決待貴州陷而後圖之萬無及矣臣因是

而思勝敗之數全在人心人心動搖則雖秦隋之富强祇供大澤之呼嘯今之內地存在寒心聞山東平妖之後搜妖民遺產變價入官流民歸來不免驅逐進有妖黨之誅退無衣食之計十百為羣大亂將作閩中紅夷忿我之誘其船而焚殺之也將搆倭夷與我為難且奸弁誅而遼民蠢動于登萊徵調急而彭酋伺釁于三楚長興賊殺長吏東南爨壁未消所在地方不思招撫流移安輯百姓而邀功喜事馳騫而起至東昌府擒一王好賢而薊撫掩襲以為功功賞滿天下而天下已亂矣望亟下手救數行宣戒撫按速圖消弭之法毋貽內地之憂臣又見邇年以來議論日多實算則少羶戀日甚任事無人該部之題覆祇鋪張紙上之謨謀大家之營求盡講壤京華之卿貳事本見行計非奇出而滋蔓申飭以亂視聽而冗文移安則狂奔危則墜影而四顧躊躇輒歎才難而停啟事求一薊遼總督則難求一遼撫則又難今求一黔撫則又難之難乃至掩殺老稚黔人飲恨之張鶴鳴聲援廣布攘臂翻身

譬若舉殺人之庸醫使再試膏肓之痼疾勢必至陰砒陽鴆盡毒室人攫珍寶之藏而後已審如是則撫關門者亦可復用敗壞遼事之人而秉國柄者亦可復用設國亂政之人即決極枯破囹圄盡出大盜以居民上復何不可嘻誤矣乞敕下該部發單九卿科道博訪堪任邊事之材各舉所知以備選擇但不許淆亂國是濫舉清議共乘流毒封疆之人該部必能虛公參酌不以舉者之力為低昂但擇其舉主多者儲之夾袋或召而試之庶無臨事乏才之患蓋千慮之一如此伏惟聖明采擇施行

天啟四年二月十四日十七日奉聖旨這奏內山東流民復業當確查酌給不得一概驅逐撫按各官戒諭有司安輯百姓毋得生事邊功著通行申飭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縷訴民隱仰動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固邦本疏

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地方加派之始在在重額取盈即不毛之士求損絲毫司農

慳不肯應及斂急民貧賊乘其隙川黔滇齊相繼告變所在題雷
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輸皇皇馬應之恐後然後
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
百萬軍儲者九鼎一絲全在東南半壁向使東南有事即欲問轉
漕之粟豈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
民生之懽悴極矣言興利而利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
繇重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窩訪株
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
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圖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
俗吏妨農非時句比八害也白役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
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國家設預備倉以爲民今僉糧里
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
一反也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
鄉兵召募之說則耒耜不盡化斬木乎二反也侵欺捱獄而扳指

平民以完賦預放工食而搜徵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貪無法而
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予州縣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
格而丞尉硃票如飛訟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
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無有已時伏乞敕
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貪墨長氣
鬪穴捱時而貧民嗷嗷日在水火以傷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
之害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欠併徵
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并肩
之則立見其什民方剜肉醫瘡完天啟見徵之不暇而能完萬曆
年間之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參罰然朝廷既未蠲除人戶
日見追擾州縣猾吏喜于誅求營幹司府糧房一紙行催即紛然
出示僉差每牌賣錢數貫虎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
役之腹已飽故蘇軾謂積欠之民爲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
于天大江南北連省通圻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儻

復有徐鴻儒葉朗生史八舍陳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皇
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挂虛名民不見德年年搭帳終無完期
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終
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者無過于此又
近見吏部申飭考察署官不許徵糧可謂曲體民瘼第計吏往還
少亦四月察處畱部銓補更遲且三冬收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
轉盼春夏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海多事議可從權不如查州
縣正官官評無玷俸未及期者悉畱免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
前營營于行李餽遺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書
帕豈非安民生之切務哉臣愚目擊民困憂心如焚輒敢摭拾以
告惟聖明采擇實見施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天啟四年三月十六日十九日奉聖旨恤民除害全在有司盡
職著撫按官嚴行申飭仍不時糾察貪吏以示勸懲蠲免舊徵
併畱免朝覲正官該部卽與議覆

敬陳保身之要以明修省之實疏

臣惟我皇上春秋鼎盛如日方升凡起居出入之際天地祖宗之
靈實憑鑒之中外臣民方以多福多壽多男多女華封之祝乃昨者
聖躬違和地一日三震臣竊懼焉臣聞古之聖王原不諱疾而日
慎一日轉爲福基嘗攷周文王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曰
地之動爲人主也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請改行
其可免乎無幾疾止三代以來歷年享國之久未有如文王者也
皇上風寒之感緣動而人則地亦以動應而畱神靜攝元和保固
恭覲宵衣臨御玉音清亮諸臣欣欣喜色相告豈非文王改行之
效哉顧猶不忘前戒明詔修省夫修莫切于修身省莫先于省心
此其大者非臣下所能代而其至者又非臣下所敢言臣愚竊伏
而思之昔神祖冲年踐祚上有聖母孝定皇后維持調護迨萬曆
七年患疹已愈猶躬視起居朝夕不離偶以夜飲失度譴責備至
悔懼累日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蓋當時憂之如此其深而愛

而勞之者如此其至也皇上孑然深宮惟以天地爲父母維持謹告之事天地實代行父母之權地蓋有母道焉故數震以警悟皇上也人情當康強無恙未有不疏藥石之言者謂吾精盈氣壯壽命懸遠區區情欲飛揚不足深患及其風邪外侵藥石苦口然後憬然悔恍然戒知欲不可縱樂不可極故其人少而善病老必康寧何者衛生之經病中得力常情尚爾況天縱之聖明乎臣嘗伏讀祖訓有云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蓋我聖祖垂誠正心保身者親切如此伏願皇上思前日何以違豫則知後日所以凝和母謂體已康而足恃母謂災已過而可忘以臨朝御講之敬推之深宮燕閒之中以宜醫餌藥之心推之快意適觀之際屋漏儼日月之臨照出入凜冰淵之在前使志氣清明精神強固以基萬壽無疆之慶則祈天永命之第一義也抑臣聞之兵者陰氣譬如毒藥猛獸不可狎也皇上居安慮危留意武備意至深遠第宸居清巖生氣所聚且宗廟社稷之靈在焉

而銑礮喧雜震驚地脈脆疏之象地實應之似非所以安神靈而感和氣也攷之舊章旣所不載卽神祖故事會一舉行而當時未及兩年旋即傳旨停罷且曰內外之分始無常操之理皇上三復斯言可以油然而悟矣彼養生家願葆太和必返視卻聽凝神靜息今聖躬初豫神氣易驚奈何遽忘靜攝金鼓之聲如昨哉語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臣備員耳目忠愛微忱思之數日不能自己豈敢徼倖無罪亦庶幾乘勿藥之初未忘苦口之味不至以規爲瑱也

天啟四年三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奉聖旨內操舊規多事戒備前已屢有旨了不得又來瀆奏該部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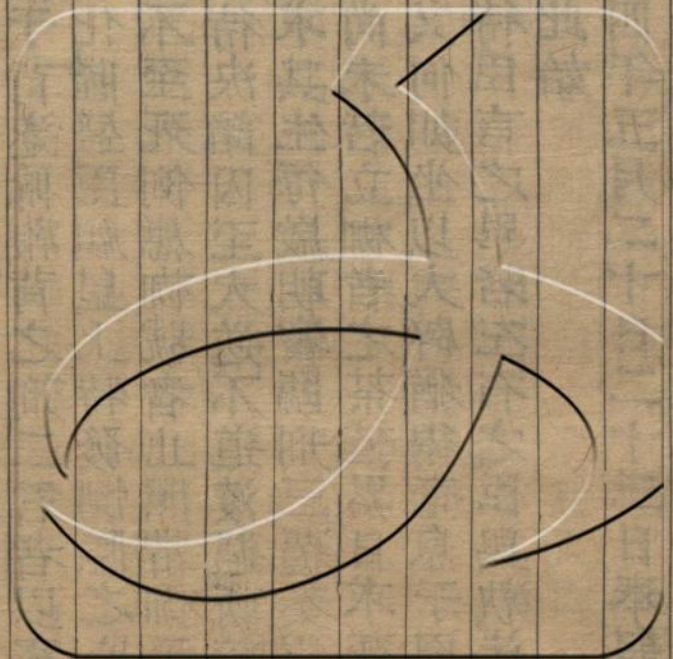
謹因熱審推廣至仁乞除法外之刑以明好生之德疏頃見刑部都察院接出聖諭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笞罪無干證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開寫來看欽此皇上仁心仁政率循舊章不

愆不忘此誠死者肉白骨之時而生者起覆盆之日也臣見近日奉旨立枷罪犯纍纍皆爲僵鬼遺骸腐屍尚浮埋枷下方其悲呼沈痛慘于刀山熏灼支離毒于陷穽行道爲之隕涕異類爲之哀鳴天道好生鬼神降鑒皇上深居大內不見不聞儻車塵所經睿照所及臣知我皇上如天之仁必爲大禹下車之泣矣我國家仁厚開基律例損益一歸至當明罰敕法之內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伏讀祖訓首章垂誡聖子神孫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剝閹割之刑夫是五者蓋亦未至于死也尤不忍以肢體之傷殘致自新之無路況立枷之令本非死罪特用死法其荼楚慘礪又死罪之所未有乎謹按律枷有三等死罪重不過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十五斤止以書罪名于上號令示眾而已故曰枷號至于二百二十斤大枷例雖有之亦不輕用解者猶謂日枷夜放以全其生今枷至三百斤甚之立于赤日之下霜露之中兼以錐楚鍛鍊之後魂驚肉潰之餘三日而骨戰五日而水腫下注十日

而血潰于肢節之間不半月而斃命矣昔齊宣不忍穀鯨之牛孟軻以爲足王漢文感緹縈之意遂除肉刑唐太宗讀醫書言人之五臟繫于背遂除鞭背之刑二君者以寬仁好生幾致刑措享國久遠政化隆盛臣願皇上特發惻隱之心自今爲始永除立枷之例其罪不至死例應枷號者止照常枷示聽法司平衡而斷決之不然彼待決諸囚至大逆不道凌遲斬絞尚熱審以求其生五年欽恤以求其生每歲朝審臨刑三覆奏以求其生卽生路旣窮一刀落地尚未若立枷者之荼苦累日求死不得也名若生之而反甚于死又何如坐以大辟猶得奄息于囹圄哉天地至仁惻然動念當不待臣言之畢若左右之臣與執法之吏以盛德事導皇上者請自此始

天啟四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奉聖旨立枷旣係舊制且經科道條陳不得借熱審概請停止該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卷一



落落齋遺集卷二

奏疏下

罪璫巧干護身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君之罪以仰祈聖斷

疏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于畏皇上故切齒不平搖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旨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忝睢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為代草以欺皇上者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皇上反代為之辯則中旨真可聽其偽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庭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

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皇上之意也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議動輒說親裁昨聞參疏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皇上至此乎且旣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根株旣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爲王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今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蓄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輕于疏藥石譬之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斂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姑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愈不安臣爲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

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卽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其上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沉于忠臣義士請尚方之劍者哉嗟乎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併不能爲李東陽儻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初七日奉聖旨已有屢旨如何又來瀆擾姑不究該部知道

懇乞聖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都顯號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于載一時矣

三復其言猶有餘痛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覃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廷請劍憑社難熏孤憤銷沈三光黯蝕原任工
部郎中萬燦以陵工補贖遂觸震威然恭誦明旨一則曰從輕一
則曰爲民仰見皇上聖明以爲燦之罪不至死杖亦不必至死意
燦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爲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燦今死矣未報
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及司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戀
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皇上之心也彼時羣
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踖摧殘
種種不仁故至于此而令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
不暇爲萬燦冤而深爲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
不能自己者獨念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
忠仗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
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
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于鄉里小兒

區區博此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
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
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
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誅不滅而惟言莫違
孔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皇上惻然興思瞿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
命非草莽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
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
爲左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天心悔
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恤死
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禋感盪
于上部郎之杖血方腥而祝融之烈燄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
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皇上因建言者之死
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興遯思天

怒而莫之敢告人怨而莫之敢言而皇上真孤立于上也

天啓四年七月十一日十四日奉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乾斷處分以消彌大患疏
慨自三韓發難轉餉征兵騷動天下不俟口酋之來已岌岌乎有
瓦解之勢蓋視夷狄爲動靜者亂民也其發也有待而視盜賊爲
動靜者飢民也其發也無時從來內患非外患不作亂民非飢民
不聚徐鴻儒么膺左道乘兵潰民愁之日奮臂一呼從者數萬江
南惡孽攘袂思起以觀徐兗之變顧事未舉而先敗者何也無饑
饉流離之可乘勢孤而黨散亦地方諸臣徒薪之效也天下之民
豈誠好亂哉有加派矣又有額外之雜派急見征矣又急虛名之
帶征千頭萬緒步步敲呼四盡三空人人離怨此方冒賞而希廕
彼復頌德以稱功村墟塗哭守令誰肯關心狐嘯猿嘯地方又思
卸擔告飢告旱所在騷然江南巨浸稽天更數十年所未有空煩

鄭俠之圖猶責轉漕之粟洶洶者未知死所毋惑乎東省之再以
亂告也臣嘗有驚聞黔事一疏謂該省流民遺產變價入官進有
妖黨之誅退無衣食之計千百成羣大亂將作早已知有今日所
望爲之撫臣者釋去邊幅相其窳會亂則勦之飢則撫之巡行鄒
滕泗水之間急爲平定安集之計而奈何有泄泄從事一籌莫展
如王惟儉者臣請就其言以折之據云兗郡草寇今已兩月則坐
視不爲不久矣據云一劫卞橋集一劫界河驛且續有梁山頭之
劫西望冢集之劫則殃民不爲不酷矣問其賊勢之強弱則云多
者言萬餘少者言二百而浪猜曰言二千者近是偵探茫如捕風
問其制賊之機宜則云撫亦罪不撫亦罪勦亦罪不勦亦罪而謾
請曰乞明定一局調度迄無成算夫兵機變于呼吸賊勢急于燎
原廟堂不能遙度方欲問之封疆之臣乃地方無計支吾反以責
之廟堂之上越千里而請命捱三月以處堂巧彌養寇之辜預爲
卸罪之地臣誠不知其何心至守備黑大方斬殺六十餘級人傳

以爲平民撫臣獨信爲賊忽而具疏報捷忽而發書追回種種說
夢猜謎一味手忙腳亂皇上謂如此伎倆足以辦賊否乎臣非苛
求于惟儉也臣所憂者漕河之咽喉一斷則京師危中原之烽火
一傳則人心動況徐淮豐碭處處有人三吳飢民洶洶思逞地當
首尾之勢患切剝膚之形而惟儉方且以李在沐等將二岐山賊
趕散只有瓦渠一處蕩平指日告人是欲送賊出境以鄰爲壑也
嗟乎真賊姑趕之使去平民或殺以爲功所謂勦法如斯而已趕
賊過河禍忍言哉伏乞聖明乾斷責問惟儉何以縱賊至此賊當
何日得平如其能任毋他藉口如其不能請擇能者易之毋以一
人誤東省并以東省誤天下

天啓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奉聖旨這賊眾前後聚劫
解散事情著撫按官據實奏報王惟儉著料理勦撫毋以牽制
推諉界河驛路等處有無截阻并運河一帶嚴行道府各官加
意防戢不得坐致疏虞該部知道

閣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疏

臣聞分莫嚴于君臣禮莫重于朝祭罪莫大于不敬此三者盡人
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藁以待台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
之法也其赦之則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于後
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
後闖入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于人何尤哉皇上
至仁既已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
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託疾猖
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
以服天下乎才足以匡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
無一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
失儀謹按大明律失誤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誤者杖一百廣微
宜何居焉可覩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
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雖違眾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

如此豈廣微之慢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戴星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爲非乎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爲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怏怏以不得好官爲恨奚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皇上戒諭廣微釋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天啓四年十月初七月初十日奉聖旨重大臣以尊朝廷關係國體這事屢旨已明何又借端輕侮且引用律條以後大小各官失誤朝參祭祀應否依此通行李應昇好生恣肆不諳大體

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姑從輕罰俸一年該部知道

遵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

本科代掌院孫老先生草

臣惟御史臺彈壓百寮紀綱之所從出故曰肅曰貞言其嚴而不可犯一而不可紊也若游移錯亂本原之地先自蹈之何以澄清天下往臣瑋待罪憲府奉教于前臣孫丕揚備言數十年前臺綱之振飭爾時已大非其舊及臣家居數年蒙恩再入回視昔年又大非其舊矣累朝令甲炳如日星一番申飭又成故紙申飭之所偶及則奉以爲新模套數之所相沿遂頓忘其故典人各以意爲法而法不法卽守不守臣實鯁鯁焉懼是以有時局日異一疏修舉舊章以嚴飭必行望皇上伏蒙皇上采納亦以嚴飭必行屬臣等若停格典制卽在臣手是食言也臣不敢自食其言況敢悖皇上之明旨哉頃者差滿御史周邦基陳九疇各具疏告病奉有明旨都察院知道欽此隨發河南道查勘呈覆到院覆奉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回道原係舊例且新經申飭何得不遵周邦基等都不

准告病該部知道欽此仰見皇上振紀綱警弛玩所以責成御史者甚至除御史周邦基陳九疇遵旨劄催到任外敢以臺綱所係者再一申明之先是巡按御史溫皋謨等各求寬限明旨概不准行今冢臣趙南星遵奉申飭請寬限爲養俸之術急公乃拙宦之道至欲比于鷹鷂之擊乃趙起不前賢者不免臣是以有限外停俸之議以折其遷延養俸之思若寬限不得變爲告病自甘停俸口缺則或有不得已者然近年以來考察先後事例不一有覆准告病未題回道者有既已告病仍題回道者其他諮訪稱職先題回道而後劄催到任者又不一人竊詳考察之法舊例重在報冊以考其職業之舉廢新例重在諮訪以稽其激揚之是非眾口僉同公論難掩即使告病歸休亦無所容規避惟是受命而往竣事而還祖制不由本院徑赴御前復命豈惟入告成事明臣子之恪恭亦將仰備諮詢達民間之疾苦今天顏咫尺非神宗穆清高拱覲揚無路之時而偃蹇方命分義謂何請自今考察回道俱定于

御前復命之後違限兩月以上者遵照會典參處其告病之禁向未申明然陰陽之患壯夫不免軼掌馳驅昔人所歎請自今各差御史患病如在地方則遵照會典巡撫代題行本院勘實咨部題覆如已交代離任則遵照京官患病事例具呈本院勘實代題不得徑自具奏臣等察其病勢之深淺原其時地之遠近酌量可否不敢徇情有託疾避事者從重參處其有真病經臣等查實覆奏者乞皇上卽與允從以恤其私庶託疾者無所借口如此則法一而可守令出而必行臺綱無散亂之虞風紀有整肅之象所當申飭以信明旨者也抑臣猶有說焉夫不肖者何知法法爲賢者繩也臣等爲國家培元氣執法之念常不勝其愛才而爲國家振紀綱愛才之心終不敢于執法願終以必行二字仰告之皇上而下告之諸御史使咸恪遵成典共襄盛治以免于戾臣實大幸惟聖明裁察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奉聖旨卿振揚風紀修舉舊

章前疏已悉這差滿復命考核及告病勘實代題等事俱依議
行御史法官當為朝廷守法何得先自違背還嚴行申飭務在
必行有仍前不遵的即行參處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

本科代掌院
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堯舜之治不過安民今天下之民已有釜魚挺鹿之勢
所冀蝗魃不作虎冠未恣稍稍假息遊魂耳乃緣法度之頽靡遂
致荆棘之滿路官守言責人相委謝獨御史一官入則簪筆論議
出則持斧激揚此官舉其職則天下不難治也古道不行時情日
錮身在局外每慷慨以除貪殘一大局中率因循而隨波蕩故巡
方行事常不如其持議之初心及回道數時又漸忘其地方之所
願蓋有下不能廢于朋友而上不可告君父人不覺移于妻孥而
出無以謝百姓者則交際是也濫交際括贖緩臣瑋業一申戒而
沈醉之後非冷水沃之不醒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
先輩交際止帕二方即萬曆中年俗猶近古沿至末年邪佞用事

人寡而柄尊遂數十倍之今聖政已見清明奢儉尚猶不等每遇
大計之年即申餽遺之禁幾見輦而入者復輦而出哉結納既廣
眾力隨之貪者為功名庇貪者亦為功名貪者為身家庇貪者亦
為身家長安之賄風不戢則外吏之盜行難除撫按之本源不澄
則貪墨之恣睢愈甚按會典撫按公費出入一體互報存問私禮
通行禁革薦舉行謝者與受俱坐職論今後兩院新舊之交當力
敦古道按絕折儀至于越境交餽騷自肥尤宜痛洗陋規毋為
識者譏訕其餘內外通問薦主舉主共存廉節之風莫冒饕餮之
誚庶往來有所畔岸而人情無交相責望之苦其畱有餘以還民
間者不既多乎其次則議訪察按御史出巡第一要拏問奸貪蠹
政害民之官至訪察土豪節經禁止先帝恩詔令撫按入境即刊
布奉旨不行訪察一條徧諭所屬以杜指嚇今各差弁髦明詔喜
事督索非不意在戢奸而有司不善奉行每至搏擊菜傭羅織富
室日輕日濫但取完贓衙虎欣然奸民竊笑今後著為定例止許

巡按入境間一訪拏止用衙蠹豪奴不及鄉民止重罪遣枷號不
追入賊其南北別差御史一概不許行訪若果有豪惡巨窩必府
縣據有實跡然後申報重創庶威行破柱而善良安枕乎其次則
議巡歷按會典偏僻州縣俱要一體徧歷如果地方廣遠亦要嚴
督守巡依期巡歷蓋下邑叢壤目不見上官之威儀耳不聞朝廷
之法令止驚胥尉之大第識縣官之尊剗肉亦且吞聲老死如在
井底貪殘橫行何所顧忌合無申明舊例及近日御史魏光緒所
奏出巡之日每府間至窮僻小邑一二處新舊更疊期于徧徧仍
減騶從躬節約守巡兩道不必並行陪巡其餘州縣責令兩道分
道巡歷延見父老查驗倉庫毋拘時日至衝途有司結納過客曠
廢民事朝夕送迎宜令暨一奉旨不許送迎木牌不問顯要衙門
止許公署一見儻亦達民隱修職業之大端乎其次則議舉劾按
會典御史出巡果係卓異官員方許舉薦方面多不過六七員有
司多不過七八員其應劾官員須先大奸不許止以州縣府佐等

官充數今薦額若膩方面如山但慮百足之扶誰念一路之哭卽
濫借未登贖銀廣收合屬餽送殃民蠹政尚騰薦剗積俸挨資納
汙藩牧今後各省巡按復命必糾司道府正一二人不得長奸避
怨有司故違明禁誘迫生員里老人等舉保賢能者卽行參劾計
令奸民鼓眾建祠者卽行拆毀庶勸懲明而實政舉乎至地方人
材雖多格例相拘實亦消長所係清議可畏賢者倍加愆慎可也
其次則議免覲按國初監司守令皆得召對面陳民間利病克當
述職今堂廉日峻殿最不親營結奧援窺閫門戶呈身而上不厭
偷行而眾不疑兼之輿從諸費何止數百萬金吸此民膏屑越可
念况撫按自有冊揭監司郡守見在質對州縣不至何礙勸懲前
歲濟究之變皆以縣令遠謁乘隙蠢動今白蓮聞香餘孽未殄紅
苗澳夷到處生心楚蜀有剝膚之憂秦晉切揭竿之慮吳越多伏
莽之奸豈正官得解綬赴闕之日乎科道諸臣屢以爲言合無早
爲題明免其先事營營充入囊橐尤安民生清交際之第一義也

夫法簡則嚴明則行法行則吏清而民受其賜御史有澄清天下之責臣等實居提挈紀綱之地焦心蒿目思挽頽波不敢不盡其愚獨念市恩易任怨難臣瑋申飭濫舉曾幾何時而賢者好篤緇衣諄諄推廣其說然臺綱憲體正直在忠厚之先國是朝常糾繩為澄敘之本臣等竊願以身先之雖知罪不敢復計伏惟皇上俯賜采擇嚴旨下憲敕下臣院并各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天啓四年五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奉聖旨御史巡方以察吏安民為職這禁止私文濫訪及巡方舉劾等事依議嚴行申飭有違玩不遵的以不職參論免觀各官著先期題明憲臺紀綱重地卿等雅著風裁端本率先盡滌夙弊臻吏稱民安之理大計在卽還會同吏部一體遵行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謹據法糾參以祈聖斷疏

本科代掌院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天下之治亂係于紀綱紀綱之振弛關於風憲故漢唐名臣有破貂璫之柱而避驄馬之行者非尊法官也尊朝廷也唐

徐有功為御史且曰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非死官也死朝廷之法也臣等叨居憲府申明舊章蒙皇上采而行之明旨告戒謂御史法官當為朝廷守法臣等方凜凜紀綱之不立是懼而不意巡視北城御史林汝翥忽以擅責申使為該監所參上干聖怒也又不意汝翥之異罪避匿下灰土氣上違明旨也豈非二百餘年紀綱之地一大異事哉臣瑋伏枕聞之不勝駭歎夫巡視之役臣等議改一年請旨差用以久其責任而重其事權將令之埋輪當道豈令其免首中官第曹進等乘機生事罪應參送因其叩首乞哀薄責了事此何法也傳國興事如汝翥言在曹進報名五人之內則參送之如國興言事止爭道則恕之乃一朝之忿漫然責治此又何心也汝翥先自廢法于是堂堂豸史奉命肅清輦轂反為內臣所參既已辱西臺而負簡書矣御史有應得之罪則下臣衙門參看以彰皇上平明之治臣等敢不奉行今天威孔赫雷霆立下在汝翥一身生死孰非聖恩乃未為強

項之董宣先學逋逃之張儉毋論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使天下之人謂西臺有畏死之官玉階無碎首之節棄妻孥而弗顧委君命于草莽謂之何哉臣等先日聞之猶謂駕帖未下中使成羣長安街上蜂聚狼呼如捕反者二百餘年來不見此事故汝翥暫行引避徐束身以麗杖下之血不欲冒毒而死羣璫之手蓋引頸以望其出而今已兩日杳然如故其或自經溝瀆其或逃死關津皆不可知而總之非法也臣等方欲補牘而爭乞皇上開一面之網豈知裂維而去乃自千三尺之條今錦衣衛嚴行緝獲已奉明旨想旦夕之間必歸命于皇上臣等忝司法紀不敢不參伏乞皇上毋因此一事而遂廢巡城之法毋因此一人而遂侵風憲之權至廷杖九死一生毋遂視爲輕典并敕諭內監鈴束駕帖金吾職掌毋聽內使縱橫則羣臣服皇上之大法而亦感皇上之至仁矣風紀幸甚臣等幸甚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奉聖旨林汝翥已有旨了

巡城御史戢奸安民堂上官當不時督察不得寬縱廢法亦不得苛擾地方這所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臺臣就逮國法尚存特懇恢弘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疏

本科代掌院
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政猶水也平故不溢古之聖王仁義兼行宮府一體不使法溢于情威溢于法何者懼其激而爭爭而潰非國家之福也昨御史林汝翥被逮不出臣等實深憾之謂君命重則軀命輕鼎鑊可甘刀鋸不避設自經溝瀆逃死關津法度紀綱所傷不小故據法糾參嚴行分緝不敢冒昧申救然亦意汝翥執法自命不應終惜一死旦夕歸命紀法猶存昨接撫臣鄧漢咨文反覆所述汝翥揭帖慷慨流涕不過欲得代控之門明其義不死于羣璫之手而非敢逃死于皇上之法也夫伏法之纍臣在□□即朝廷之法度在紀綱在聖上治以不卽赴命之罪臣等亦復何言惟是汝翥以答傳國與致觸聖怒杖御史一百以謝火者十五之答法未稱

平威亦少褻昨科臣公疏所引神廟故事成內使許議等于邊調御史李學道于外徽猷如鏡芳躅可尋誠今日法祖第一義也臣等非爲一汝翦也念御史皇上耳目侍從之臣奉肅清輦轂之命而今以齒馬微嫌伏死杖下自後有懋陵氣燄魚肉官民者而無敢問也臣等亦非徒爲御史也從來南北司如水火漢唐之祚以此不振今半月之間廷杖者再皆命懸呼吸行道嗟傷屢遊杖下之魂時碧蓑弘之血書之史冊謂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以中官之故受殺朝士之名如皇上聖德何內臣卽不自愛亦當愛皇上堯舜之令名矣君威咫尺臣等不敢不據法糾參聖度如天臣等不敢不引義論列伏乞皇上少霽嚴威無頻行廷杖以損聖德或將汝翦發臣衙門參看重治其不卽赴命之罪取自上裁臣等不敢曲庇

天啓四年七月初三月初六日奉聖旨朝廷法度憲臺首當遵守昨方糾參今又陳救且林汝翦不遵國法擅離職任弁髦王

命悖旨遁逃其原籍于南而潛逃東北定有別故本當遵會典從重鞫問姑從輕還著遵前旨廷杖一百棍革職爲民永不敘用該衙門知道

劾崔呈秀疏

本科代掌院高老先生草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列聖之明旨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邇復節經前後諸臣申明憲紀振飭臺綱一時賢者頗稱濟濟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呈秀可異焉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媿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爲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察奉聖旨謝文錦著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崔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者矣臣于去年

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也至于舉核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按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則有霍邱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流于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知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

之用而墮間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皇上速賜敕下吏部議覆施行天啓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奉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核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崔呈秀著該部看議來說

覆喬道長疏

本科代掌院高老先生草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呈奉本院判送刑科鈔出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喬承詔奏爲麟祥普天同歡吉人及時宜用等事奉聖旨這本內解經邦點用經略憤恚推辭已經奉旨爲民安伸亦以規避貴州按差降處如何執行奏薦朦朧市恩著都察院參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鈔出到院蒙批發道奉此看得御史喬承詔吉人宜用一疏內之所薦者皆海內名流其扶正赤心已洋洋揚中但解經邦甘就衡門安伸原非規避二臣之事各有本末入告者自宜檢點胡急于憐才而形迹有所弗避也乎似宜俟其回道之時

量行罰治者也等因呈覆到院該臣等看得人才之生培植實難
掩瑕錄瑜主德乃大矧言事之臣爲明主錄用人才計者乎御史
喬承詔疏中所列非白髮蕭蕭之元老卽丹心耿耿之孤臣本是
滿朝之所共言亦屬聖心之所不棄數月以來如史記事李炳恭
賀煥夏加遇荆養喬等無不拔自沈淪陷于通顯而馮從吾特蒙
簡用朝士彈冠其他以賜環請者皇上每曰候旨行以示不忍終
棄之意是皇上雨露之所濡日月之所照旣已陰用承詔之言而
諸臣亦第知歸美君父感德聖明未有追數其出于何人所薦者
臣等有以知承詔之無恩可市也獨是解經邦推用而退避安伸
因差以爭論雖生平各有本末而去國原非無罪承詔于薦賢之
中不宜遽及使過之說是誠龐雜而無章第御史言官也用賢盛
事也承詔所薦賢者數十人誤舉者二人薦賢尚未蒙賞而誤舉
先以示罰恐非所以作敢言之氣明如天之度也臣等爲皇上守
法苟紀綱所在斷斷不敢曲庇若一時疏略語言小過敢爲乞恩

于皇上之前以昭聖德以勸言者伏惟聖明垂察置其言之不當
者用其言之當者將王紀鄒元標滿朝薦文震孟徐大相等及時
錄用以不虛上天所以篤生賢才之意以不虛皇上所以愛惜賢
才之心臣等不勝幸甚

天啓四年十月初八日十一日奉聖旨御史奏薦不當奉旨參
看何不分別糾駁且并薦及各官殊非政體喬承詔著候回道
考察罰治該部知道

微臣奉命按秦略陳地方要務以祈聖鑒疏

代蔣澤壘年
兄具草

臣至愚極陋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命之按秦陛辭有日矣凡臣等
之銜命而出者皆以察吏安民爲事者也今民生日瘁吏治日偷
風俗凋夷紀綱陵替蓋言巡方于今日實難而以言于秦尤難之
難夫秦何地哉固山河百二所稱天府四塞之國也以天下之形
勝蟠坻于秦秦實有雄據上游擁護神京之勢秦民安則天下皆
安今秦何時哉塞外之虜情叵測邊鎮之庚癸頻呼徵調旣生草

澤之心加派復剝哀黎之肉妖民屢見亂形漸萌若非前後兩按
臣徒薪曲突則張善李天福輩其不爲徐鴻儒者幾希臣聞此輩
實繇有徒而總繫于安民之吏吏得其人則民安民安則妖息而
臣于是思天下之相臨者勢也上操之則重下操之則輕順布之
則行倒授之則亂秦以天下極重之勢居極窮之會臣持斧以往
不能有他諺巧不過仰藉皇上之威靈以糾察地方之吏而震悚
諸奸恣不法之魄今獨有三言預陳之期于必行使臣得操其勢
之重以臨于吏民之上夫臣之所能者察吏也而不能擇吏卽有
白簡之凝霜可使墨吏之解綬若欲推臣心以易不肖之肺腸則
不能若欲分臣力以起衰殘之痿痺則不能頃披籍而求秦中州
縣一百一十有奇僅得甲科七人卽八府中亦僅得其三秦亦仕
國也不聞逐客之令何以裹足弗前如謂邊地早寒南人不習彼
燕齊晉魏甲第如雲獨不可擇便而使乎旣鄉貢之盈地且頽敝
之成風則吏議不得不寬不肖者有以自安而察吏之權其勢乃

半操于下則多選甲科臣所願與吏部約者此也臣之所能者閱
邊也而不能措餉卽將領之剋冒可綜核以糾參若荷戈乘障者
嗾飢而臣何以應若弭耳款關者索賞而臣何以應今考成外吏
之法嚴于徙木而邊鎮年例之欠等于望梅一旦驕虜悍卒喧喧
而起內地奸民一呼響集我束手莫支而安危之權其勢乃倒授
于賊則年例以時臣所願與戶部約者此也乃其大者則又望之
皇上矣年來撫按之權日輕撓亂之門四出大吏敢于抗彈章藩
王敢于抗明旨臬臣拂衣以去奸璫負嵎而居但知顧體面不惜
廢紀綱爲按臣者一疏再疏而不行則巡方之勢去矣其如祖宗
之法度皇上之簡命何哉臣旣任地方之責心則不敢不盡法則
不敢不執其與地方相安者臣不敢苛刻以爲名其爲民生蠹賊
者臣不敢容隱以滋蠹皇上不以臣爲不肖而命之則願終信此
簡命而毋廢臣之官守是臣所仰望之于皇上者此也至若新推
左布政使唐嗣美與聞黨逆可知公論之難容辱在彈文定是脂

車之無路藩屏重寄尤察吏安民之首詎可久據空銜以誤地方
哉併祈敕下該部覆議施行

懇乞聖明軫念時艱明政刑以答天眷疏

臣惟天心仁愛人君自古而然然未有昭明感格如我皇上者皇
上以聖德冲年故天心倍為眷祐既發河清之瑞又呈鳳舞之祥
而猶以聖志未定恐狃而安焉則疊出氛酋訶人妖物怪以警
懼之而又以聖志方新恐疑而阻焉則前星早耀大祀居歆屆茲
嵩呼萬國之辰卽降豐年六出之瑞此無他人心為天心之本皇
上一心尤天人心之本今四海之民雖脂枯髓竭而猶含酸飲
泣以幾幸太平之樂者知我皇上清明在躬如日方升故人心繫
屬而天心愈篤也孟軻有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口燄
方熾酋患未已草澤奸民海濱夷警憂時者日覺倥偬肆志者目
為閒暇然較遼廣失陷之候則少安矣詎非汲汲皇皇修明政刑
之日哉乃中外諸臣粉飾太平之容窺矚穴中之鬪以體面為養

奸之故套以推委為交關之法門講攘漸開同室之爭逢迎莫顧
典冠之責甚者內臣欲之而大臣不敢爭大臣欲之而小臣不敢
爭一人欲之而眾人不欲爭又甚者內臣之所不欲而大臣不敢
爭大臣之所不欲而小臣不敢爭人之所不欲而眾人不欲爭
一蔭再蔭一襲再襲添註之外又添註加銜之上再加銜藩王欲
庇奸人則容之鎮臣欲握兵柄則予之諸臣之強者各飽其欲以
坐觀而倦者亦各飽其欲以歸臥所長見廢棄者一二沐浴請討
講學執法之名賢與夫批鱗折檻之直臣耳至于皇上之所欲則
無一遂者皇上欲安民而民不得安欲滅口而口不得滅欲擒水
蘭二酋而二酋不得擒何也民之未安則巡撫有傳舍之思守令
恣谿壑之欲監司曠縱而彈劾之風微吏胥橫行而鬻爵之途濫
也巡撫邇雖多賢者無奈卿寺既眾聚族而謀此欲得缺彼乃速
化惟是醫瘡剜肉之地乃淹某某瘴雨蠻煙之鄉乃置何士晉而
守令激勸亦未有方不肖固在糾彈賢者非賂不顯監司空名占

缺所在皆是如臣鄉蘇松重地道臣朱童蒙經年未見脂車常鎮道臣楊弘備兼攝兩篆席不暇煖勞者何所勸惰者何所警乎事例日開候選日眾丞尉動費千金居官營營償債卑官瑣事撫按不屑搜訪及至敗露十一不過劣轉王官王官獨非名器乃爲不肖進階之地是何官制是何典章臣以爲欲行久任之法宜倣漢璽書褒美之意如臣鄉操江臣熊明遇之計擒逆宗府臣曾櫻吳麟瑞之計擒陳鼎相與臣江右所見九江道臣陸夢龍之計誅徐守糾以解散柯陳之隱亂及有開墾荒蕪拯救飢民清介特絕著有顯績者悉馳敕數行宣示褒美小者賜金大者加秩使人鼓舞競勸其監司違限半年者撫按年終類奏凡遇復命不得有舉無効每年進表及歲終復命報冊丞簿首領不肖者開註明白該部卽照考察事例類題革職職多者提問儻亦察吏安民之一機平乃若欲滅口則機宜欲審而何以置樞輔爲孤注也夫戰守進止規畫布置察督撫之能否誅將帥之不用命此樞輔事也而治器

練兵清伍核餉則撫臣事也提撥三輔撫賞西虜則督臣事也今若謂樞輔實掩撫臣之長而應受督臣之敗朝天無日滅賊何期黃閣皤皤直拘以經略之責則樞輔苦矣皇上試責問督臣撫夷之要領何在殺將之明效謂何近京口假扮西虜探道喜峰此正呼吸不保之會應否聽指摘求去之撫臣耽延不去以誤封疆乃若欲擒奢安二酋先平黔蜀功罪張我續入蜀幾何時費餉百餘萬而疏報不滿二十萬督臣言之按臣列之臣同官霍瑛糾之科臣胡永順備數其貪橫之狀閱之令人髮指且其掩襲塘報顛倒功罪反參處一力守圍城之周著以逞其咆哮之氣如此而不行逮問乃云敘功臣不知所敘者何功也李樗多欲而懦彼中人言土司之叛盡屬貪殘激之使然邦彥原有人心按臣德威可化而積怨深怒徒爲檣發憤耳今藉按臣死守之功以掩罪是李維翰可以無罪而周永春可以無誅也林宰楊松年牧伯賢勞開府是其分內京堂已爲平等而反以京堂爲酬功之典則何以勸捍圉

之勞楊述中雖意見不同而勦撫本宜兼用謂宜明下一詔曰大
兵所誅罪止安邦彥一人其安位母子忠順素著能擒賊自效土
地人民悉以予之若邦彥能擒奢酋以獻貸其死如此則可散邦
彥之黨而邦彥之勢孤可攜水蘭之交而奢酋之勢亦孤如必執
意削地諱撫圖功使諸土司皆疑朝廷貪地不盡得不休即安位
母子亦疑而變志則黔蜀之患方始恐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臣
愚未見王三善能立成破竹之功也且邦彥之撤圍獨畏黔力哉
粵撫先震之以虛聲而黔乃乘其敝今乃以神功靠三善即五十
萬餉空名畫餅何日取盈乎滇之有鎮臣也非國初比也撫按之
不足任而以援黔責鎮臣鎮臣之不足任而以兵柄付悖逆之沐
啓元彼中如湯火迫身而廟堂終無變計滇之禍又豈在黔下哉
夫定封疆之大計不可參以同異之私心振蠹敝之積習不可牽
以文俗之情面元輔三朝元老應爲皇上主持于內調護于外至
擇吏以安民則冢臣能任之臣知冢臣之徹底無欲而終望其無

爲其所不爲飭紀以清蠹則樞臣能任之臣知樞臣之直前有爲
而終望其無欲其所不欲皇上常保此清明之心獨伸于陰翳之
上愛惜名器而敝袴之不輕容納直言而賜環之不吝念念在于
恤民窮即念念可以承天眷否則本源一雜而眾欲攻之恐天之
所以警懼皇上者又將至矣圖之豈有及哉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
臣惟治亂之數相循環而一以君子之聚散爲候蓋君子聚則小
人散矣君子之勢落落然聚而若散則小人之氣炎炎然散而欲
聚矣力薄者易搖根深者難拔用人者于此譬如奕然先有全局
精神滿盤打算便須著著接手路路不差乃免倉惶錯應之患未
有得一勝著遂可示人以瑕者也年來柄國之臣外託調停陰除
異己深營窟穴假手宵人于是人以官爲蘧廬官以官爲情面一
缺之出姑甜予攘攫之人一人之捱又費盡糾彈之墨即如會推
司空之日共聽乞憐之言開門一揖盜反爲主所謂兩月虛名今

且頑然不動何也人第知握要之處長貳一一擇人不知卿寺之階地位忽忽相逼方謂薰猶不妨並進俄而踞高位如山矣方謂牛驥可以同曹俄而覬覦津如驚矣昨總憲無恙人皆晏然一旦按圖更索不免躊躇四顧然後歎名賢在野畢竟空餘老臣在前舉須後勁當此伏莽難除說未殄君子之力不厚則小人之膽畢張萬一進一匪人豈不全局俱覆今元輔丰采方新正宜爲皇上進賢退不肖豈得守前人之故輒老白駒于空谷哉夫執春秋之義矢同心以討賊者此其人並關天意誠未易言若折檻之直臣固可以力爭也挂冠之司寇固可以誠動也況夫馮從吾余懋衡曹于汴三臣者或小人陰阻其用而皇上原未嘗不用或皇上偶以意爲用而諸臣不肯輕用以善成皇上之用由今而思從先守道力抵百折之狂瀾拂袖還山卒寢點陪之流弊此而越在留憲及冥若翔鸞朝中終覺無光人心亦爲不甯而臣更有感于劉宗周劉洪謨之去也彼其丹心未老白璧可懷清豈潔身恥將礪

俗始知妒婦之側原有不肯乞憐之貞心而壘斷之場亦有不愛爵祿之孤韻臣願皇上亟詔主爵召諸臣而大用之以明示天下則媒孽正人者一破其黨錮之深謀播弄奧援者自寒其乞靈之邪魄而不特此也以一君子爲眾君子之宗盟則東西何至于易面以真君子爲僞君子之鍼砭則左右何至于占風嗟乎富貴有盡日月尚長臣願諸臣少醫羶逐之忙略破怨尤之想毋暗中挑激如蠅之成聲毋明肆擠排如蛾之赴火人心靜而政體平聚者庶可以無散不然調停眼下揣摩局中君子之交日分小人之黨愈合所謂不終朝之計臣未見其可也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欺之習以尊主權以彰聖德疏臣惟人主之喜怒猶天之有雨露雷霆也淫雨震霆有時不節而人無敢疑其私者天之司吏奉天之令原無私喜怒于下土之人卽巫祝興妖凭附土木誑惑黔首厚誣神明而欺天不已終必殛之其于天德何損焉我皇上固天縱之聖也宵衣臨御赫赫明明

遜志講筵乾乾惕惕卽如科臣傅樾一疏再疏無不響應舉朝正切駭歎聖心已見轉圜益同文之獄旋罷可以觀仁譖愬之行忽止可以觀明風雷之變立收可以觀武聖心無我大柄不移一舉而三善備焉左右之臣如魏忠賢者誠未至凭藉寵靈如二正之季乃邇來章疏此亦曰中旨彼亦曰中旨羣情未甞臣竊怪之夫所謂中旨者必其纖毫無與于外廷而突從內降者也由今觀之大有不盡然者一事也聖上固廓然太虛卽左右恩怨難忘朽骨久應心冷亦何苦葛藤不了首發難端而無如言者之善逢也因而啗其所甘因而翦其所忌危詞所撼立見霜飛搖手相招忽開霽色故諸臣之疑非疑其從內出而疑其從外入者也此臣所謂積疑之根明主不可不知者一人也皇上方拔茅連茹卽左右骨鯁是忌名義猶是凜然亦何苦水火相煎身爲鳴鏑而又無如言者之善借也因而鋤當戶之蘭因而射雙雕之箭猩猩有血奇貨可居俚鬼爲孽一網俱盡蓋已試之法一見于邵輔忠而再見于

孫杰者也此臣所謂相傾之習明主不可不知者也夫年來敗局同類相傷或尚氣猶可消融唯患失無所不至今聖明在上蕩蕩平平本無猜嫌有何隄机而三四奸人如貲郎弁流周親僞族皆欲報復恩怨播弄是非遂使言者入其彀中不覺走險如鷲原其初心亦豈至此迨機事已破清議難容外實快其黨同伐異之私內乃受其作威作福之謗于是重煩天語曲解猜疑屢褻王言諱稱旁落一則曰閣票一則曰朕裁蓋合內外之臣諉過于君父而聚眾流之派舉納于江河聖德既略晦其光而主權亦微損其重人人以中旨爲口舌而莫肯昌言其故此臣所以扼腕太息也然則皇上今日所以收主權而顯聖德者無他亦曰仁以覆之而已毋以立法之初心傷好生之大德亦曰明以燭之而已毋以先入之單詞奪舉朝之公論亦曰武以斷之而已毋以狐疑而不決致眾口之煩興并乞戒諭內臣魏忠賢善守身名保全富貴毋聽外人之煽惑辜負聖主之恩私再乞戒諭言路諸臣洗滌肺腸同心

戮力毋受細人之挑弄自起同室之戈矛然後疑者化傾者平謂
猶有以中旨之故紛爭不已者臣不信也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眾志疏
臣惟孟軻有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心也眾著之爲國是獨握
之爲王章古聖王以枉直衡舉措以功罪明賞罰昭昭乎揭日月
而行苟無是非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其後一變而爲清議再
變而爲調停君子與小人爭是非小人與君子爭勝負君子之勢
常負而不以掩其是大小人之勢常勝而莫能飾其非清議重而政
事輕已非國家之福迨調停重而清議亦輕冥冥焉波靡局轉于
是乎是非之衡日亂而賞罰之用不尊臣愚以爲定是非者欲公
行是非者欲斷然後是非之權常在上而不在下昨科臣傅櫬之
攻臣堂官左光斗及科臣魏大中一疏而與詔獄再疏而詰朝
儀三疏而及寬政豈櫬之緊著鬆著次第原有安排抑殺機生機
平且不無轉念臣皆弗能知要自皇上臨御以來叩關排闥未有

轉圜如此之捷握契如此之微者也諸臣公疏單疏屢奉明旨曰
心跡既明曰公論自明而吏部鄒維禪等三臣皆著到任供職似
諸臣是非之案已定矣乃明旨汲汲自爲剖分不曰有何旁落則
曰不得猜疑皇上威福在手何敢疑大權之旁落而外廷揣摩以
迹終不能疑城之洞開卽如被參私人一壘居狂狷之中一晏然
兄弟之好惡威之異用則疑批答章疏或朝上而夕下或經旬之
停閣遲速之不測則又疑傳櫬再參之疏原與甄淑等公疏同日
奉旨而淑疏不妨于到任櫬疏以爲當杜門使人臣進退之無據
則又疑疑與疑相生訛與訛相襲甚至謂神奸交構將鍛鍊同文
之獄又有謂計成遲局爲操縱箝口之方人言籍籍臣萬萬信其
必無然疑根一日不去則羣囂一日不息羣囂一日不息則國是
一日不明人心之是非雖有不泯之真而聖斷之遲迴終屬未了
之案莫若以票擬聽之閣臣以主持歸之部院以清議公之臺省
外廷共平其是非而內廷無與焉聖心獨斷其是非而左右無與

馬是非之辨既分清明之象立見然後疑者釋囂者止皆曰皇上威福自操果無旁落之端也如此內臣盛滿善居果無外交之迹也如此所以光明聖德保全和氣豈獨為光斗大中二臣之進退已哉夫臣之所請于皇上者無他言即傅樾顯明其道之言也樾不幸有其迹故急欲避其名樾方欲避其名愈無解于其迹皇上誠行其言顯明其道毋使人揣摩于冥冥之域則樾亦有以自解于天下而臣且與之遊于無偏無黨之天又何求焉臣草疏已畢又見冢臣趙南星具疏乞休皇上誠思冢臣正直無私求賢如渴居位幾何時用人幾何事鬱鬱思去感觸何因且元輔忠誠聖鑒方堅拂袖之思樞輔憂勞社稷又動乞骸之想老臣去就世道攸關是非混淆仁賢色舉則皇上今日眷畱輔臣冢臣尤明是非之第一義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落落齋遺集卷二

書李仲達詩

夜坐湖上霜月出于林端雁影掠湖而西寒風颯至水石怒號如劍槩相摩終夜有聲久之步入清樹軒試秋露白讀李仲達詩如讀陶韋諸集充然自得于懷僊僊予樂也余時亦欲為聲律之學斷自漢魏以迄宋元務了達作者離合通塞之由內足于性情而外不阨于物象力專而志一庶幾乎一遇焉然而未必其遇也昔王漢陂欲填北詞迎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其難也如此仲達率不由其途而竟以詣極人之才力固若是倍屣無算也夫自埴而放之者自山而止矣天然乎哉年弟蕭士璋書于春浮園

落落齋遺集卷三

受命草

赴逮至郡二首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僂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

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誦湯仁

聖德方虛己愚忠敢瀝丹慚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

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為問南冠

郡中別徐元修二首

相逢脈脈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不將兒女

淚沾裳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

勒遺文

潤州別貢說茲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濃於酒錯認黃梁

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
鵲鴿詩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淒淒泣路歧寄語兒曹焚筆硯好
將犁犢聽黃鸝

述行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日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
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業殫寄語高堂休苦憶朝
來清淚飽供餐

鄒縣道中有問予姓名而不淚者口占一首

身名到此卑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卻怪登車攬轡者為予灑淚
問蒼穹

途遇感懷

春申好士祇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簞膠漆驅車相避

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

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舊

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阮籍一猖狂形影悲相弔
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

宿村店

日暮停車塵滿衣謹譁土語是還非祇憐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
燕子飛

呈大兄三首

長途聯袂若為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縱餘清淚
對誰彈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憂

減客肌
兄自料生聊煖眼我惟料死總灰心雙親但有平安字傳得些兒
抵萬金
途中遙寄蔣澤壘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盍論杯酒間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
待君看
絕筆二首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
法華經
絲絲循省業因微假息餘生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
著緇衣
別大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爲手足鵲鴿原上
了前因

歸田草

歸舟漫述八首

屈軼竟誰是清流禍已深古人多放逐志士豈浮沈長得承歡日
間來生道心溪林隨意好搔首一高吟

蕭然返初服尊酒弔餘生有筆寒權佞無官答聖明避人尋蜨夢
畏影入鷗盟何事長沙傅傷時意未平

拙宦久如蠟危言敢避繒孤蹤依主聖直道與時升捧檄憐毛義
登舟愧李膺諒哉名是患吾欲學無稱

旅程間夜月又是上弦時林靜煙無際波搖影自疑多情愁對酒
失路怕彈棋春色歸何處停雲有所思

幽吟長抱膝破浪偶乘風千載冰霜意一天煙雨中項強須請劍
舌在漫書空纔脫樊籠外身心已不同

寂寂孤舟去川原次第移清風如有意明月若爲私瞋喜浮生趣
盈虛靜者知暮雲閒望裏應是倚闌時

千秋應有託吾道是耶非俠客成奇貨高名乃殺機誰操南史筆
空溼楚囚衣長嘯歸舟晚吾將老釣磯
懷祿未能養離憂空數秋世情爭腐鼠時事聽黎邱書卷供清嘯
林園足臥遊爲歡餘菽水不作稻粱謀
清源道中春盡
回首昨宵如夢裏每疑身世是虛舟逐臣已共春歸去時事今同
水北流
舟過鎮江遇風波甚惡口占一絕
敢謂平生仗忠信也知無罪葬江魚風波滿眼真如此白日青山
好結廬
感時偶成
生還恩不薄但恨諫書稀何日酬明聖
詠史五首
我觀顏魯公剛大塞天地視彼藍面鬼白日照魑魅胡因不見容

刺譏中所忌中丞秉皎節丞相逞陰鷲父子旣冰炭甜血有餘懟
蠶尾遂不口君子言母易
半歲百八疏伯雨直如矢七年乃一鳴陽城天下士古今不相師
道固行所是我讀諍臣論激昂礪其齒嫉邪履危機言官安免此
黨籍何炳痕豪傑恥不與密網無遺鱗呼吸草頭露媼相尚自可
公相不可怒牛李誰是非洛蜀竟何錮揖盜挺何及鬪室事已誤
賴古慰吾懷蒼蒼庶可訴
父子本一體異類知相親胡乃帝王家戈矛難具論嬖佞移人性
勢利生不仁疏滯而解鬱豈不在賢臣鄴侯得茲理悲婉出至誠
委曲以盡孝何畏一婦人
孺子可復有兄弟難再得此語何凄然文皇有慙德事過心乃明
欲盡理不息張氏持忍戒陳氏以公克百犬尚共牢何況同父出
佞人誠戈矛婦言亦螟螣勸哉發至誠以爲薄俗式
苦旱次韻

莫論稗九與糲十可歎龜紋徧原隰七夕方疑天漢枯中元不信
鬼路溼行乾路不枯棹空閣千家嗁網罟絕流萬魚急昨日雲濃
雨不來願斬乖龍安縣邑

落落齋改築次昌仲伯韻

開軒散餘暑所覺惟空冷落落無長物休休寄此亭乾坤容獨笑
今古問誰醒時有清風入虛窗隨意扇

喜雨

是夕時雨演幽
聞遂至四鼓

涼生靜夜酒籌行□雨高歌醉太平風勢排空彈板急電光入座
舞衣驚田家好景三公薄世事逢年百慮輕甘苦望中情似此牀
頭那惜釀全傾

伯父移居南莊諸君有贈次韻二首

一區卜得此林泉煖眼初尋佚老緣白社幾人來月下青山有約
到尊前詩囊錦粲追長吉書帶香飄憶鄭立聞道更移千卷去墨
莊今在古塘邊

蒙茸竹樹覆清溪梁棟平新眼欲迷村是莫愁應不厭孫惟楚老
許相攜瀾翻驚座看揮麈鬢鏤間身未杖藜世態浮沈真電影不
如洗耳且深栖

聞桂

幽居澹人性散目多欣說秋清羣彙鮮雨過孤雲潔偶然芳樹間
津津欲流舌嗅之有飽意風送乃清秘賢愚同此歡功名等一折
何似月下聞停杯斷言說

九月十三月下二首

心煩漸覺懶吟詩秋老還須健舉厄獨對月明尋往事數聲哀雁
不堪思

中秋風雨獨淒淒九日無花醉似泥今夜一枝明鏡裏小窗紗冷
壁颯嘶

舟中

纔得清酣酒暈消秋風落葉響孤舫黑甜一枕三竿日過山前

拂水腰

藤溪

陰陰古木挂蒼龍片片寒雲落彩虹鐘靜蒲團僧不語冰心真覺
轉頭空

山行及暮歸舟對酒偶題

閒身似秋葉得與好風俱山意宜人醉溪容合字愚吟詩餘冷瘦
把蟹出尖腴汗漫從茲始無心擊唾壺

伯父卜宅南莊屢有佳篇命和詩思荒澀積逋滿案立冬日從大

人再過新居出高首手墨瞻歎之餘歡飲竟醉越兩日姑了前
逋并賦此詩用呈博粲耳

賸有悲秋意當筵入小春雁聲清不斷菊色好誰紉墨寶畱先澤
詩逋笑腹貧新居輪奐美和氣莫生瞋

用黃中介韻送別青林上人歸棲賢寺二首

重見山中客因思橋上游寺右數十武新建籬雲橋奇勝不歸雲
減三峽余與袁太守九滌屢游此

翻翠壑夕照激寒流把酒一長嘯清狂不自由祇今孤夜月鳴鶴

語相酬

我愛棲賢寺常為十日游此生成吏隱宿世合緇流鹿友今誰在

杉溪有夢由遠公相送處清願尚應酬

次伯父詠菊韻

可惜芙蓉不耐霜難將冷豔貯西堂全收秋色歸佳節剛許黃花

占晚芳高韻轉令離落貴貞姿不逐滓泥香持螯把酒欣孤賞身

世悠然已兩忘

題畫

空山流水不同聲縹渺寒雲古木平只合山中老居士布袍芒履

畫圖行

讀宗忠簡傳

胡塵未埽氣先吞指顧山河手欲捫一髮神州存社稷兩行血淚
動乾坤聲馳義旅旌旗合膽落天驕姓字尊長恨英雄賞志沒三

呼誰爲賦招魂

病目書悶

我生近自然四體喻於靜惟有兩眸子散說厭孤冥親書追逝駒
幽林搏素影寤寐意交馳憎喜紛相逞胡爲赤暈生澀淚不能忍
抱膝悶長日模糊窺隙井見暗乃息機面壁真獨醒神亦惡太勞
瞿然發深省

和黃白安年兄見寄之作四首

寒雲出岫許誰知閣筆長安未賦詩此日孤吟盡悲弔幾行無字
幾行思

劇談引滿慣相過跋扈飛揚奈爾何棋力便饒稱敵手掀髯笑我
更婆娑

隱几焚香學坐忘非閒非病亦非忙游魚已覺冰鱗靜倦鶴還聞
清唳長

春光豔冶到西湖季女妖童入畫圖何日狂歌尋舊約清風明月

屬吾徒

顧山樓山茶次前人韻

何年嘉樹老空谷古幹摧謝孫枝高寒碧霜稜伴幽桂爛紅春色
凌天桃夕陽對酒豔歌發快閣題詩白筆操天與青山間作主山
僧且莫厭頻遭

再次前韻寄表兄周克九

時克九攜妓見招

久拌卻掃雲屏臥偶爲看山蠟屐高酒暈眼迷來玉女摘香幽冷
記冰桃清歌未遣周郎願喝棒難逢佛印操月白山空歸意懶賸
將逸興寄他遭

哭季弟十三首

憶爾方髻鬣人人擬秀童提攜都解意語笑自生風姊妹凋零後
芝蘭喜氣中到今歸電影長恨負吾翁

憶爾操觚日令予拍案呼筆花明畫錦風氣薄時趨土骨宜人傑
文星有夢符誰知秀不實腸斷夜唳烏

時丙辰秋予初第歸地出土骨又弟生時父有文星

生之

憶爾來官舍慈顏喜氣紛芙蓉高閣夢麋鹿異鄉羣舞袖聯花萼

飛觴落彩雲早知須痛飲空復苦論文與中歲弟至南康坐芙蓉

憶爾杭州道三人送別時風霜猶作更花燭早催詩病骨憐勤惜

文心好護持那知成怨偶伯道竟無兒辛酉冬予自粵歸還再赴南康弟同大哥送我杭州

娶婦

憶爾采芹去傳來西子湖高歌開望眼勝事屬吾徒弓冶才堪寄

詩書道不孤青衫何以死泉路哭窮途壬戌夏予還至西湖獨弟入泮時陶自然表叔同問

乃郎

憶爾迎還棹悲歡分外深逐臣生死日歸老弟兄心慷慨歌聲發

飛揚酒力任呼盧狂竟夕清夢到而今乙丑四月弟同大哥迎我於錫

憶爾敦同氣情於姊弟親十年吾作客百畝姊為鄰生計秋毫析

中懷子夜論拍浮廚下醉往事欲沾巾

憶爾童心在磨礪日已新母應憐少子父合責成人多病長縈繫

謀生太苦辛相看師友意流淚想書紳

憶爾虞山去因之減酒籌風清長恨別月好卻悲秋憔悴成消渴

支離附贅疣死生何草草慟哭向南樓

憶爾支牀褥辛酸泣委形百年心不死一息語猶惺眼底風流盡

行中雁羽零扶鸞空有約魂去杳冥冥五七之日弟附亂書將以來日見夢

同將八口累獨使二親勞賴爾能成立為予代抑搔身名悲弱冠

意氣失吾曹孤女真猶子離魂莫夜號

當筵客散後兄弟即良朋鬪指爭雄長呼盧儼色聲醉醒肝膈語

坐立死生情一滴今何處凭棺血淚盈

浮生同一盡何必較彭殤已悟身為患應知道是梁慧根明鏡裏

淨業白雲鄉春草池塘夢臨風柱斷腸

贈華竹所表母舅

博雅推先輩濟川先淳龐識後昆衣冠奕世遠弓冶一經存竹借

干霄色蘭看繞砌繁老萊初罷舞北海未開尊時有外祖母之憂

落落齋玉梅盛開用東坡先生韻

春風有意窺幽村故與居士招冰魂數枝低簷散粉蝶月冷煙孤
和曉昏手刪叢條出疏秀情親獨樹欺隋園不逢瑤華鬪寒豔但
許石丈分清温口花此種嬌弄色玉壺掩映扶桑暎還似天姬顏
十五芳馨靜對長掩門有酒惜花未忍醉若近若遠花無言與爾
相期老方外一回春好一開尊

花落後次前韻

此生應老梅花村每聞花香欲斷魂玉妃為我尋芳信斜風細雨
顰黃昏施朱太赤粉太白多情容易老文園冰綃滿地凭誰翦鼻
觀馥馥詩腸温殷勤護惜且莫掃素影弄色看朝暎蜂歸蝶去澹
清晝疏枝斜立當應門西湖處士正愁絕東坡先生已忘言月明
卻是花開夜不須惆悵掩芳尊
夢中得句覺而足之
徙倚梅花月其如此夜何乾坤容俯仰身世一高歌獨立歲寒意

無言春色多未須怨搖落清影正婆娑

贈陶景淵表伯

口真彭澤好小隱鹿門深先輩風流盡如君得古心一經霄漢色
十畝薜蘿陰棋酒畱連夜渾忘鶴髮侵

醉中戲作示漢如

春色深於酒當林早欲酣漫教卿且去邊問夜如何槐國誰雄長
壺中獨笑歌賴君似處子觴政未全苛

息影篇

贈郁景韓先生

先生三代之遺民侗乎嬰孩守其真行年四十未抱子曰有猶子
吾家珍我觀人情久滴薄輟羹然豆今如昨我思先生言藹如仁
者有後種斯穫先生至德多可師絳帳矜嚴夏楚時弦歌已看莞
爾笑猶聞諤諤持高規後生不見先輩矩每挹先生倍懷古攷德
蔚為魯靈光素風雅不羞環堵彈棋鬪指小羣驚燒燭飛杯逸興

舞只今七十正仙仙一經珍重語便便鶴老青松未足說願侍杖履鼓舞雲鏗爾之鳴絃

陸振齋五十初度有約過訪

到門題字幾難逢剛是懸弧百歲中市隱卻看名似鵲風流贏得

貌還童卷簾山人春光翠滿坐尊閣夕照紅不媿瑯琊稱坦腹託

孤端可對而翁

元宵憶作

幾年逢此夜燒燭夜思家衙鎖煙花靜城荒金鼓遐燈殘杯易落

孤月影先斜客思凭誰翦頑童學語詳

蜀山

山腹常供萬室陶相逢狹路幾羣猿木應焚券風流盡遺像空憐

敗瓦高

金牛巖

誰驅山骨走金牛斜削巖花掩碧流磨洗殘碑認遺跡雲峰亭倚

素梧秋

張公洞二首

靈奇不信是人間仙佩冥冥去未還畱得老龍和玉乳一聲鶴唳

下空山

空洞濛濛翦石雲天門一柱海濤聞石牀原有青泥在灰卻名心

贈與君

玉女潭

危梁百尺俯空潭靜數冰鮮箇箇藍明月何人吹鐵笛恐來玉女

問遺簪

龍湫

懸崖相對碧潭陰風樹無聲冷色侵徙倚莫教清響落有時人語

一龍吟

君陽洞

天花一片落空巖幽洞雲飛白日銜流水杳然天外去問津何處

覓漁艤

一綫天

斜穿石掌躡雲根曲曲清泉亂石蹲不道山深如壁鼠卻疑一綫

是天門

天窟幽窟天孤日影寒小橋過後石梯攢尋芝吸乳蝸涎出羸似仙宮

展齒乾

玉女寺嘗新茗山中筍蕨不須賒卻坐蒲團嗅蕙花玉女恰供潭上水山僧初

雨前茶

別毛禹門問君家在碧琅玕棲鳳無聲夜雨寒此日東山初著屐何時北闕再彈冠萋萋春草根誰翦落落孤松露未乾珍重臨歧相贈意數莖蘭蕙別來看

放舟東次

初愜尋幽想輕帆渡野舫萋萋草弄色汨汨水歸溟口燕廉宜卷春風眼未醒諸山如有意連袂向人青

桃源澗

空山日才不聞鐘兀坐虛窗聽遠松石屋有人沽綠酒桃源何必

問仙蹤

佛日春晝二首飛雲零亂落花風卻醉孤舟夜雨中酒醒夢回春色盡小園剛報

芍闌紅

可憐佛日送春歸贏得連朝侍綵衣為憶當年舊歌舞紅裙今作

柳煙飛

東昌仲伯乞竹每過幽篁裏雲深懶得迴清齋鶴欲下為乞數竿栽移竹後次來韻奉答

眾好何營營靜理間自護悠然萬古心抱膝討史庫連雨散芳陰
新篁卷煙霧落落秉孤節傾蓋乃如故但得拂清風何有鸞鶴步
君儻披月尋應滴雲梢露

閱子春甥文口占勸之

漫云似舅即賢甥愧我浮名語不驚年少且無矜夙慧養成毛羽
看蜚鳴

喜雨次韻二首

憂民山郡屢驚眠休沐田居亦偶然不是老農爲世業安知涸鮒
望長川賣苗昨歎租無計鋤豆今看蒔已妍共說三吳方得歲登
車先奏太平篇

前身恨不李龍眠景物山莊恰畫然雨急放犁間飲犢苗柔決水
望平川深藏蟬葉沈沈靜亂撒珠荷點點妍快讀樂天池上詠他
年應許續遺篇

次韻遣病

懊惱孤窗對雨眠呻吟纔過亦欣然恰如倦鳥垂雙翅一想遊魚
浴大川生死等閒成夢覺鬚眉何事較媿妍連宵劇飲吾無恨好
學淵明作輓篇

伯父同大人及二兄東樓讌集伏枕遣懷時季弟亦閉關東園

綵衣強半侍蔬筵問禮來過几杖前底事清饒看食指卻因小極
學枯禪人從花萼樓中醉句向池塘夢裏傳眼底團圓渾未易醅
顏相對好畱連

孫翁以初度喜雨二詩見示兼惠佳篇走筆奉答

一曲陽春調豈同才非供奉懶相通風騷千古何人遇骯髒生平
任命窮彈鋏無魚猶喜雨懸弧有酒莫書空伊予兩袖匡雲白剛
自蕭蕭說避廳

寄繆采星二首

士當貧賤時俯仰願易足一溪可垂釣環堵數竿竹負郭百畝田
妻子飽饘粥良朋挈壺過清月枕書讀及其志已盈望蒼天地促

恥言忠厚名喜逐澆漓俗回視昔年人邈若山與谷嗟哉止足難
古道不可復

我友稟英姿筆舌吐纖秀五陵新豔時孤尚引蘭臭松徑問疏月
鐘閣哦清晝矢志謝豪薄苟美期無疚意靜經史親業輕鬼神佑
食廩先其羣勉思醫寡陋智慧而乘勢時事多反覆懷有絕交書
勸哉善其後

金山小酌別有亭賦別諸友

別有看山意驪歌莫遣聞登樓開逸覽把酒惜離羣秋色宜晴照
江聲入暮雲一泉攜百斛分贈與諸君

過鄒滕漫賦三首

東人憔悴未全蘇麥隴烏棲草欲枯唯有兩行楊柳色青青得似
舊時無

圯堞荒煙黯故城幾家耆舊弔餘生撫循正是痾瘵日莫哆催科
與聚兵

妖曆赤熾說天丁京觀高時鬼不靈風雨黃昏明月夜也應回首
泣傳經

望嶧山

村郭蕭蕭白骨封山光依舊碧雲中頌秦碑後阮儒厄公案於今
復幾重

九日早行

皮衣初覺曉風寒燈影茅簷照錦鞍何處登臺舒嘯傲數聲歸雁
向江干傷秋衰草連霜白報國孤忠向日丹六載客遊羸一笑雲
中五老醉相看

是夕宿景州署

計程今夜月剛得上弦時有酒酬佳節無花憶故籬日隨鴻影盡
思入漏聲遲直擬凌霄漢登高徒爾爲

白溝次韻述懷

夙有冰霜意今來烏柏端風高天象迴秋老劍光寒碧水褰幃渡

落集三

三

黃花倚鏡看諫書稀未得不敢乞承歡

十一月十四日曉雪恭遇聖誕退朝有作

天子萬年臣不寐五更理佩冠爲鐵坐看燼落悄無聲卷簾試手
驚一瞥簷櫺晃晃疑曉寒庭宇蕭蕭靜霏屑九重傳罷萬年觴五
步回車擁爐熱日色模糊午未分煙生黯淡炊欲咽浩廓不嫌井
底坐清鮮差強窄中啣雙娥翦冷解烹茶孺子書拋學拜雪門深
不掃靜者趣酒力漸微致可說長安滿地灰自然記取雪後餘孤
潔

三遊草

波江偶成

秋風載酒渡江干一曲驪歌掩淚看不管芙蓉生別怨趁將明月
到長安

關山感述

行行劍氣逼青霄兩袖春風水一瓢神鑒故懸西嶺日心期未改

北山樵當關虎豹空勞擾補袞夔龍久寂寥回首不禁憂國淚何
人尺組繫天驕

雨後曉懷

暑氣新秋薄征衣日日單涼生孤雨夜愁入五更殘撫枕空尋夢
聞雞欲據鞍秋風不解語懷抱爲誰殫

漳河渡弔曹瞞疑冢

曹公之冢七十二英雄聊爾姿遊戲人生腐骨等風煙爪髮劍佩
竟何異我觀此冢亦非徒當年奸僞百鬼扶七十二身磨不了陰
房夜雨相號呼分香賣履空羞澀草深銅雀唳烏立只有漳流暮
來急冢中之人似相識

過金隄村有懷

靜夜車聲杳金隄小隊驅沙寒鴻影落露溼柳煙無客思隨風迴
闌心向月孤眼看秋色去無那老征途
秋夕野渡

燕程入暮好疏軌不驚沙況是中秋夜方當望月華雲消寒兔影
水遠汎星槎竟夕看孤碧金尊何處賒

曉行

客路催行急鄉關夢未勻秋風涼宿雨殘月淡晴雲野店疏燈曉
荒煙古木分忽驚羣象易初月散霞文

曉發涿州賦呈譚幼方

萬里雲橫曉月西星寒睥睨角聲齊高堂入夢人空遠古驛臨風
酒欲淒涿鹿舊雄三尺劍榆關誰借一丸泥日邊咫尺長安路且
共彈冠聽馬嘶

述行

行行重行行秋風空復情停車一回首何事別離輕五月發洪都
六月下西湖盈盈采蓮女緩棹唱吳歎吳歎歌未歇十五當明月
遊子別堂前煮食筍與蕨母曰兒歸緩父曰兒蹇蹇故園秋色深
弗得長纒纒纒纒問酒籌休去覓封侯綺緯明素影佳人字莫愁

娟娟可憐此明璫靜如水惜別太恩忙十日渡揚子揚子飄孤客

征車催古驛雲落醉翁青日照濠梁白車過大梁道往跡風塵掃

金牌哭黃流銅雀埋青草自古別離難猶聞易水寒馳驅且莫惜

風靜一彈冠彈冠北關下有夢乘驄馬慷慨謝離思臨風而獨寫

九日武關觀射

連朝疏雨淨飛沙纔見城頭映曉霞鳴鏑風高嘶白馬登臺日晚

醉黃花鄉心況復聞歸雁俠骨誰知式怒蛙爲問於今買駿者可

能青眼辨龍蛇

月夜觀陸君染素

孤館秋宵迥空庭樹影涼一尊消永漏幾筆蘸清光砧杵偏敲月

征衣不耐霜悠悠無限思孤雁已南翔

九月十三飲朱白岳柯亭竟夕乃別二首

秋風淒野菊把酒意難忘況復吹簫夜全拌引鳳漿聞歌如有恨

對月易爲狂水調方翻就生憎曉漏忙

大雅風流在柯亭事事嘉素卿酣水墨白岳侍兒步帳捲龍蛇竹影搖清露杯光汎紫霞投壺兼鬪指良夜好誰賒

弔張見平老師

三晉古多忠義士只今正氣凌青青白日懸烈膽我公之魂其可招魂兮慘淡朔風怒燐碧沙黃霜滿路孤臣畫策不見收書生復計招降誤鐵甲憑陵胡馬嘶煙合城頭腹心蠹臣非守土可無死鼠狗偷生盡如此衝冠裂背折驕口蘇武不降李陵恥嗚呼衣冠拜關何從容前有睢陽後有公時無許遠誰與守公得死所死何有憶公持斧西江上烽急羣推肉食將彼人是哉公曰吁戟髯劔筆諤相向多公先見用公晚浩氣猶爲本朝壯丈夫磊落斗牛寒羞殺檻車責軍狀從公殉難崔與何皎皎三節汾之阿聖主報忠原不薄志士聞之應枕戈自公歿後誰男子西平亦有將軍羅嗚呼遼事不可說安得尚方斬辱國之妖魔

沙河夜酌

寒城無路得沽刁沼酒獨堪解寂寥但使醉鄉歸夢好任他風葉帶霜飄

旅店

偶然來野店寒月照柴扉沽酒不得醉焚香且療飢馬嘶霜皑白鼠嚙壁蘆肥客路何時盡孤衾有夢歸

關山用壁韻四絕

白雲古廟中片片寒光曙清磬偶然聞雲落無聲處層巒日影孤浮閣翠微裏石液霜未消日暮寒煙起
嶺有風霜色山僧識我還瞿然拜遺像白日滿高山
嶺勢控神州巖關一劔留月明嘶赤馬山鬼夜應愁

渡江

白露零時別故鄉歸來衣劔滿風霜江寒轉憶秋濤壯煙靜遙看塔影荒
別匡草

度庾嶺

嶺表迢遙路初看第一山輕嵐凝宿雨老樹壯空關地氣分涼燠
車音辨往還行行聊復爾可惜荔枝園

滇江紀行二首

良辰理輕楫水滑風且柔青山映帶之禾黍榮我眸景物宛江南
蕭爽恰新秋誰云其瘴土於此憩清遊

銀筋疾於箭濺波如弄缶迴流忽倒行篙師莫措手搖曳度雞籠
石壁誰斧削檐如復森如新婦拱姑舅連山肉勝骨奇茲水際陡

銀筋雞籠
新婦灘名

鮮龍眼

衣褐居然異寧當字荔奴光疑珠出浦温想玉爲膚參尤茲其庶
椒蘭得似無十錢須百顆珍重到三吳

晚行

載酒隨波去波翻落照紅孤舟如畫裏秋色在杯中

中秋棘闈坐月

止酒非關病醒看別有情酒如雲點碧醒似月孤明蟋蟀當簫管
文章見友生參橫初返戶魂夢已俱清

閱卷已竟喜而有作

本以友爲命敢云文在茲辛勤鬼可鑒甘苦到心知好月攜敲玉
孤燈對舉尼超然想深韻青眼不須疑

宿山村

山空月滿溪蕭蕭數間屋雞黍不尋常疑是桃源宿
途次口號

田畔如絲裹山谿篆不成艱難欺蜀道不敢料行程

過寧都市

朱顏強半老風煙猶聽行人說少年自是壯心降不盡眉端常有
劍光懸

予以九月十二度庾嶺而西秋爽始見旅程十日俄已入冬秋色

幾何悵然增歎授筆述之
節分重九未知秋猶見炎雲嶺際浮明月數峰過楚驛清霜幾樹
到西州蕭蕭短劍開孤抱切切寒砧擣別愁此日家人團念遠倚
閨應上最高樓

見水鷓捕魚者

漫說天淵從各得卽今魚鳥也相殘忘機何處尋鷓伴只合間雲

山外山

放灘桐廬

憶昔上灘難今見放灘易逆順數所迴勞逸情斯異眾情欣巧速
膠舟亦多憐何日浣花溪釣艇恣搖曳

吳巒穉師爲其婿莊春侯索贈勉促數言兼訊贊伯黃子

昔年事夫子風雅高吾黨討義謝陳詮清機發深想東牀有一士
意氣常來往言禮淵源尋雄文金石響矢志亦千秋落落乃見獎
君家漆園吏軒冕輕槁壤道韻儻可師志士盍翫麟黃子爲問訊

勛哉脫塵網

雪夜行

壬戌正十日

何必嗟行役由來足苦辛征車欺熟道短劍響寒津冷暖都看雪
安危卻寄人漸聞風力穩蘆火若爲春

雪晚薄霽有懷山街梅放

晴陰結寒暉春色隱霄漢煙消草樹出積雪轉凌亂前山失翠微
凝白驚鳥散輕風怯衣單緬懷發長歎雲抹一枝寒誰聞孤豔斷
大雪曉行書所見

衰草青寂寂春意空氣氳洗眼浩無際鴻濛何處分前驅落數迹
馬蹏連白雲屬情以遐睇肅肅孤松羣龍鱗凝雪蘂素質含清芬
嗟彼委道旁蹂籍乃紛紜託體貴得所卑棲安足云

十六憶元宵竟度

日夕一孤舟飄零雜風雨心闌覆水雲興盡催行鼓江月朦朧上
江聲靜夜數恩恩飲已醺鄉夢燈堪譜恍然覺長歎良宵不可補

舟中欣然得名酒嘗之酸甚有歎
夜夢足佳趣風落忽驚斷解愁賴清觴名實何淆亂短歌問江月
凝雲爲誰惋

烈風蕩舟達曙

長夜高風發孤帆怒未開將無蛟龍起直挾雷霆回鬼嘯空江外
猿吟何處哀搖搖歸夢裏驚落故園梅

孫翁七十

且向風前醉知非又廿年蕭蕭半莖雪幾日一炊煙意氣黃金盡
交遊白髮憐窮愁何足論詩骨老應傳

招五閣銘四首

有風穆如有竹森如竹以爲友風以爲輿招招五老於馬舒徐

招招五老何以作供雙梅自南拔葵斯種豔幽香孤謝憐畏誦飢
則餐之是萬石俸

高謝元龍澹其庶陶松青月白有酒一瓢五老至止夜坐吹簫

吏斯勤斯穢則鋤之築此一楹停雲賦詩曰予臨履五老鑒茲

夏日西湖局罷自然表叔拈棋字卽席一首

十里西湖一局棋棋聲敲斷玉簫遲輕煙檻外初飛幙淡粉峰頭
恰畫眉靜數遊魚停落子緩將釣艇受垂絲無多勝著高涼甚不

逐春風

龍井寺寺外有過溪亭

鬱紆藏山徑亭午穿林入過溪虎不驚垂鬢雲忽立片雲亭題轉
徑踞高峰碧潭寒露吸小閣響流泉如聞老龍泣是具大辨才深

淺隨緣汲

杭城得季弟手報

楊梅正紫藕初肥西子湖邊浣絲衣一字泥金一杯酒卯君昨日
采芹歸

西湖卽事六首

蘇公隄上柳如煙乞取輕陰寄畫船風動湖光明鏡裏不知何處

棹歌傳

蓮子當筵花事凋采蓮歌罷渡清霄金沙灘畔香風度冷藥猶看
護絳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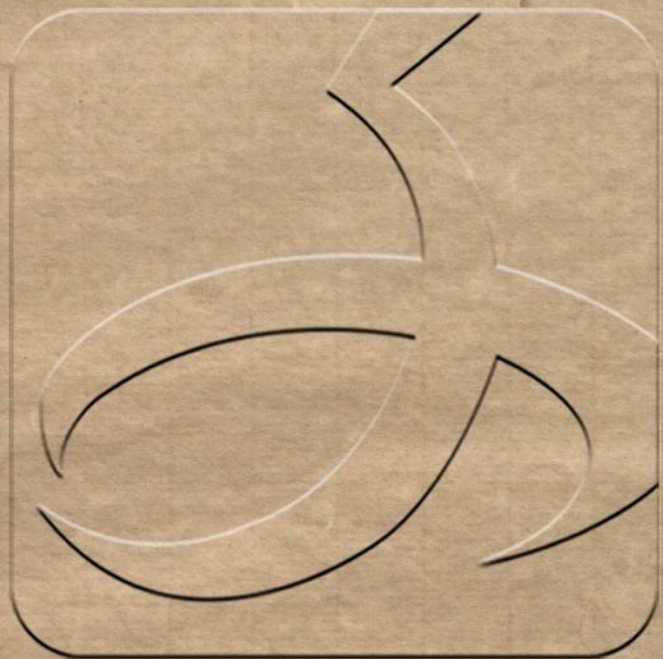
靜夜牽舟問酒帘杯殘光滿月波添筍尖柔白難為思十二吳姬
玉指纖

斷橋停櫂酒初闌醉舞高歌徙倚看且共臥殘橋上月抱琴從與
夢中彈

空湖冷月一孤舟深坐無聲罷酒籌清影纖纖疑近遠浣紗人在
碧雲頭

為訪歌兒渡碧潯畫船朱閣板沈沈也拌琴操參禪去那有參寥
到月林

落落齋遺集卷三



70030564

